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三

小雅　　　　桐城馬瑞辰學

魚藻

有頒其首傳頒大首貌釋文頒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　瑞辰按說文寡字註云頒分也韓詩訓頒爲衆蓋讀頒如紛紜之紛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多辛螽斯詩詵詵兮說文作⿰多辛⿰多辛衆多皃也又說文燊盛皃讀若詩莘莘征夫亦衆盛皃文選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胡承珙曰此殆李善誤引韓爲毛也然以經義求之有頒有莘皆形容魚首尾皃仍从毛傳爲允說文頒大頭也據此詩釋文

云說文同則說文本作大頭皃今作也者誤也樊光爾雅注引詩有賁其首賁亦大也須通作賁猶春秋公羊經言濆泉穀梁作賁泉左氏則作蚡泉也

有那其居傳那安也 瑞辰按那與難雙聲古通用說文儺行有節也引詩佩玉之儺行有節則安矣毛傳訓那爲安者蓋以那爲儺字之叚借儺借作那猶毛詩受福不那說文引作受福不儺也

采菽

何錫予之 瑞辰按錫與賜雙聲爾雅釋詁錫賜也錫即賜之叚借公羊莊元年傳錫者何賜也說文賜予也錫予卽賜予耳儀禮燕禮註云古文賜作錫覲禮註又曰

今文賜皆作錫春秋左氏經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公穀經俱作錫皆賜通作錫之證

觱沸檻泉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瑞辰按觱沸二字疊韻泉出之貌曰觱沸猶火之盛皃曰熚烖說文熚烖火皃也說文濫氾也一曰濡上及下也引詩觱沸濫泉又沸字注畢沸濫泉也當作滭濫泉皃玉篇滭泉水出皃說文一作畢者滭之消借毛詩作觱者又觱字之消借說文引詩滭泼毛詩借作觱發也檻泉爾雅說文釋名竝作濫毛詩作檻亦叚借字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涌謂上涌說文涌滕也滕水超涌也觱沸正泉水滕涌之皃說文滭疾流也義與觱沸相近又昭五年公羊傳濆

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直與正同義故又爲涌泉與釋水以涌出爲正出同

言觀其旂 瑞辰按周官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二者異制旗又爲旌旗之總名凡說文云旌旗之游旃纚旐之旗也以及旂字註旗有衆鈴旃旗曲柄也游旌旗之流也泛言旌旗者皆作旗不作旂此詩言觀其旂亦是泛言旌旗作旂者葢作旗則與上文言采其芹韻不相諧故必改旗爲旂古音旂从斤聲讀如鄰方與芹協也據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大戴朝事篇亦曰建其旌旂則旌旂亦爲通稱耳周官上公建旂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覲其所建旌旂則諸侯之尊卑等級

判焉故詩曰言觀其旂
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屆極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
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之制極也瑞辰按君子
謂諸侯驂駟亦指諸侯之車謂諸侯將朝于王乘此驂
駟以往也釋文云箋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
正義亦謂驂駟明王所乘以往殊失箋指君子所屆晏
子春秋內篇諫上引詩作君子所誡是知屆爲誡之叚
借誡之言戒謂此驂駟皆君子之所夙戒以見其車之
有度也箋訓爲法制之極亦非
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邪幅如今
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厀故曰在下瑞辰按邪幅亦

單稱幅桓元年左傳帶裳幅舃是也幅亦名偪內則偪屨著綦釋文偪本又作幅是也鄭注內則云偪行縢至箋詩則云邪幅如今行縢文有詳畧其義則一戴氏震謂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當庶人之幅邪幅以配赤芾爲諸侯之盛服姑就行縢言之故言如其說非也又謂古者燕飲臣皆解韈就席必露見其邪幅不可使無文飾亦爲肌說竊考古者芾在股亦過於厀故芾一名蔽厀邪幅偪束其脛在厀下邪纏之以至於足詩云在下正義言在股下寔則言在厀下也至韈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履故一名絑釋名韈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絑絑足衣也其制淺而窄如履然止護足

韈筏也履曰舟韈曰筏其形同也是知古人幅下至足韈上不至郄邪幅自見於外不必解韈而始見戴氏之說非矣又按說文㡠衺幅也邪幅謂之㡠猶𧜵郄謂之𧜵也爾雅㡠止也胡承珙曰行縢所以裹足故有止義亦卽毛傳自偪束之義耳

彼交匪紓傳紓緩也箋彼與人交接自幅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瑞辰按匪彼古同聲通用荀子勸學篇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引詩匪交匪紓爲證交當讀如儌倖之儌猶桑扈詩彼交匪敖漢書引作匪儌匪傲也荀子未可與言而言

謂之傲卽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傲與躁義不相近傲當爲傲倖之傲傲倖者必求迷效卽躁也舒卽論語言及之而不言故引詩匪交匪紓爲證以交證傲以紓證隱也毛詩傳自荀卿義當與荀子同楊倞謂匪交當作彼交失之鄭箋訓交爲交接與韓詩外傳引詩而繼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其說蓋本韓詩又承上邪幅爲言尤非詩義

平平左右傳平平辯治也　瑞辰按平便辯三字皆一聲之轉古通用故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毛傳訓爲辯治荀子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引詩平平左右此正毛傳辯治之說所本說文辯

治也从言在辡之間辡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辯通作
辨凡經傳言平旦平明者平卽辨也猶禮言辨色也爾
雅抨使也小爾雅辨使也辨卽苹也又如堯典平章後
漢書劉愷傳引作辨章皆平辨通用之證

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舟
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瑞辰按爾雅釋水紼繂也釋文紼本或作綍索本或作
繂王觀察曰紼繂聲之變轉也繂謂之紼猶吳謂筆爲
不律而燕謂之弗也引棺索謂之紼亦謂之繂維舟索
謂之繂亦謂之紼其義一也邵引說文紼亂系也失之
今按說文紼亂系也段玉裁本作亂枲亂系亂枲皆可

爲索紼葢以絲麻爲索李巡謂繂爲竹索非也說文㚕大也玉篇作费紼从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爲大索又按說文繂素屬段玉裁謂素屬當爲索屬之譌是也釋文引韓詩曰纚筰也說文筰筊也筊竹索也釋名引舟者曰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詩以紼纚二字平列紼葢以麻爲索纚葢以竹爲索皆所以維舟也爾雅毛傳訓纚爲緌纚纍古同聲說文纍一曰大索也小爾雅纍綆繘也說文綆汲水𦆨也繘綆也是綆繘皆𦆨索也纚當爲纍字之叚借訓緌者亦以緌爲索即今繫舟之纜也古稱維舟之索曰緌猶之冠纓之垂飾曰緌旌旗之旄亦曰緌也郭璞訓緌爲繫則與維之義復失

其義矣箋謂以紼繫其綬亦非

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瑞辰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然明曰天之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杜註戾定也此詩刺幽王數徵會而無信義故以古諸侯之能有定為諷戾亦當訓定為允傳訓為至箋訓為安止義與定正相近耳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犬出戶下為戾者身曲戾也段玉裁曰曲必有所至故引申為止為待又為定

角弓

騂騂角弓傳騂騂調和也釋文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

說文作弲火全反 瑞辰 按今本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下不引詩據陸氏云騂說文作弲則弲字註本當作角弓皃今作也者誤也其洛陽名弩曰弲自另一義與詩無涉說文觲用角低仰便也讀若詩曰觲觲角弓今按許所引詩作觲則不得言讀若六朝舊本蓋作讀若詩曰弲弲角弓爲陸氏釋文所本古辛讀若先故騂得讀同弲亦猶幎通作涓幔讀若絹也 士喪禮註古文幎爲涓說文幔讀若絹 段玉裁轉以釋文爲誤失矣

民胥然矣 瑞辰 按方言欸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或曰欸或曰譻說文譻語聲也語聲猶云應聲廣雅欸譻然應也然即嘫之省借若然之本義說文自訓燒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 瑞辰按詩以教與遠對言遠爲不善則教當爲善上二句見民化於不善下二句言民化於善也箋謂教令無善無惡似非詩義又按傚古止作效左氏昭六年傳引詩正作民胥效矣

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斯此也 瑞辰按上民之無良民猶人也說苑建本篇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民作人謂指王者義本韓詩荀子儒效篇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引此詩民之無良四

句此毛傳所本葢讀亡如危亡以證怨禍及之也今按至于己斯亡己正對人之無良言之人泛言人不必如韓詩專指王者亡當讀如忘詩葢言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怨之至于己受爵不讓亦為無良則忘之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引詩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正合詩意荀子楊倞注亦言引詩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毛鄭皆讀亡為危亡之亡失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

老人之遇己亦將然瑞辰按學記云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此言教駒則然今老馬反以教駒者教之以喻教之過遲不顧其後卽車在馬前之義傳箋謂喻遇老如幼非詩義也

如食宜饇傳饇飽也釋文宜如字本作儀韓詩云儀我也瑞辰按宜儀古通用韓詩作儀叚借字猶誼之通作義也說韓詩者遂訓爲我未免望文生訓矣

如酌孔取箋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瑞辰按爾雅釋言孔甚也如食但知宜飫而已如酌則甚取之所以見不顧其後周官酒正凡饗士庶子饗耆老

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此詩言飲老者甚其所取卽無酌數之義箋謂如器之孔失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性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瑞辰按毋爲發聲與無通大雅無念爾祖正謂念爾祖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言毋聽者皆謂聽也墨子尙賢篇言毋得賢人毋得明君者皆謂得也此詩毋教猱升木亦謂教猱升木與如塗塗附同義上言毋下言如互文也猱性善升塗性善附皆以與小人之性易於从善箋以毋爲禁辭失之附當从傳訓著箋訓爲

木桴亦非

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釋文見如字韓詩作曣云曣晛日出也　瑞辰按梁元帝纂文曰日出氣曰晛義本毛傳說文䁾星無雲也星卽姓也定之方中詩星言夙駕韓詩曰星晴也卽說文姓無雲之說　說文又曰晛日見也義本韓詩漢書劉向傳引詩見晛聿消顏師古註見無雲也亦本韓詩見當作曣今作見者後人據毛詩改也曣音義近晏說文晏天淸也荀子非相篇引詩宴然聿消晏卽曣字之叚借晛曣古同字見玉篇廣韻然卽曣字之

消借廣雅釋詁曣曣煗也曣曣卽韓詩曣晛也毛公學本荀卿見字雖無傳亦當同荀子借讀作宴箋訓爲見失之曰聿古通用皆語詞箋以人皆稱曰釋之亦誤古者以雪喻小人以雪之遇日氣而消喻小人之遇王政之清明而將敗也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斂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　瑞辰按荀子非相篇引詩莫肯下隧式居屢驕遺與隧古同聲故通用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春秋說題辭隧之爲言遺也皆取聲近爲義屢古字只

作婁荀子作屢者卽婁字之俗也以詩義求之下當讀爲抑然自下之下遺當讀爲隤說文隤下隧也廣雅隤下也易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柔順貌古通作退與下意同謂小人莫肯卑下而隤順也胡承珙曰隧又通隊說文隊从高隊也文選歎逝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廣雅遺隤也是隧隊隤貴聲義並同婁驕與下遺義正相反婁當从釋文引作樓集韻引埤蒼曰樓山巔也孟子趙註岑樓山之銳嶺皆高也又婁與隆雙聲隆亦高也高義同驕左傳所謂舉趾高者卽驕也式語詞居猶安也此承上文謂小人將敗猶莫肯隤然下人將自安于婁驕也荀子上言人有三不祥人有三必窮末引

此詩以證之以見驕謾之禍正合詩義鄭王並以婁爲摟之叚借失之

見晛曰流傳流流而去也　瑞辰按流與消同義廣雅流匕也匕卽化字謂消化也莊子逍遙篇大旱金石流謂金石消化也楚辭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謂消金鑠石也淮南子原道訓金火相守而流高注流釋也釋亦消也

菀柳

有菀者柳傳菀茂木也　瑞辰按白帖引詩作苑菀苑古通用有作茂木解者晉語人皆集于苑我獨集于枯是也有作枯病解者淮南子形苑而神壯又曰百節莫苑

高註苑枯病也是也苑慦聲亦相近玉篇慦於元反敗
也又曰萎慦也此詩釋文苑音鬱徐於阮反案讀鬱者
爲茂木讀於阮反則訓如萎慦之慦詩蓋以枯柳之不
可止息與王朝之不可依倚也說文尙曾也不尙息焉
猶云不曾息耳

上帝甚蹈傳蹈動也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
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中心悼病 瑞辰按一切
經音義引韓詩作上帝甚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蹈从
舀聲舀古音如由陶讀如臯繇之繇聲亦與由同故通
用蹈通作陶猶鼓鐘詩憂心且妯韓詩妯作陶又如江
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義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

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子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匋匕也淮南本經訓言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慆韓詩外傳引詩下章作上帝甚慆而上引孫子賦云以旨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則慆亦變亂是非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無自瘵也王觀察云神者慆字之壞蓋傳寫之誤不若陶蹈慆古同聲得通用其義均與毛傳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下云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言王始用之以爲治後且極放誅責之正以王之喜怒無常證明上帝甚蹈之事檜詩中心是悼毛傳

悼動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又說文掉搖也搖動也悼與掉亦音近而義同若箋訓爲悼病則失之矣

無自暱焉傳暱近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暱病也訓暱爲病與下章無自瘵焉傳訓病同義較毛傳訓近爲善王觀察謂其義本三家詩是也

後予極焉傳極至也箋極誅也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　瑞辰按爾雅釋言殛誅也箋以極爲殛之叚借與次章邁之爲行讀同左傳將行子南同義故箋又云後反誅放我邵晉涵謂爾雅當作殛殊訓爲殊死失之

居以凶矜傳矜危也箋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瑞

辰按方言厲今也戴震曰今當爲矜厲與矜同義厲爲危故矜亦爲危廣雅矜厲危也

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瘵接也正義鄭以上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瑞辰按瘵與際古通用此箋讀瘵爲際猶易天際翔也鄭讀際爲瘵也箋訓瘵爲接取與上章暱近相類猶三家詩訓暱爲病取與瘵病相類也葢言詩者各有所受各皆以類言之耳

都人士

彼都人士箋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瑞辰按逸周書大匡解云士惟都人孝悌子孫是都人乃美士之稱鄭風洵美且都不見子都都皆訓美美

色謂之都美德亦謂之都都人猶言美人也詩以都人士與君子女相對成文君子女謂女有君子之行者猶大雅釐爾女士箋謂女而有士行者是知都人士亦謂士有都人之德者箋訓都爲都邑失之

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緇撮緇布冠也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瑞辰按汪氏龍曰笠本以禦暑亦可禦雨故良耜傳笠所以禦暑雨無羊傳蓑所以禦雨笠所以備暑都人士傳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三傳相合今都人士暑雨互譌以南山有臺疏文選注爲證今按汪謂此傳暑雨互譌是也至引羅願爾雅翼謂臺但可

以爲衣不可以爲笠以駁鄭箋則非爾雅臺夫須郭注引鄭箋詩云臺可以爲禦雨笠邵氏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是臺可爲笠古有其說無羊詩以蓑笠竝言可以二物釋之此詩以臺笠與緇撮對舉宜如箋以爲一物若以臺爲蓑則緇亦將另爲一物乎又按說文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簦與臺雙聲陳壽祺謂簦即臺笠之臺是也段玉裁謂簦即雨繖非也

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瑞辰按說文髯髮多也詩作綢爲叚借字以四章卷髮如蠆五章髮則有旟皆極言髮之

美則知綢直如髮亦謂髮美如髮猶云乃髮乃猶其也卽謂綢直其髮耳傳箋竝讀如爲譬如之如失其義矣

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正義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瑞辰按孟子充實之謂美是實有美義充耳琇實猶淇奧詩充耳琇瑩著詩瓊華瓊英瓊瑩皆狀其玉之美草木有榮有英有華有實狀玉之美曰瑩曰英曰華亦可曰實其義一也傳云琇實美石與淇奧傳琇瑩美石詞義正同是知傳本有實字者是也王肅以實爲塞實其耳正義以傳有實字爲誤竝失之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 瑞辰按箋說是也國語晉胥臣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姞其一也王符潛夫論志氏姓曰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是尹卽姞氏之別尹吉並稱猶申呂齊許並言也說文姞黃帝之後伯鯈姓也后稷妃家吉卽姞之渻左傳石癸曰姞吉人也漢書古今人表云姞人棗妃直以姞人爲姓名唐宰相世系表云吉氏出自姞姓皆吉卽爲姞之證姞通郅路史國名紀郅黃帝之宗見詩引風俗通云郅殷時侯國一作吉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

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　瑞辰按小爾雅帶之垂者謂之厲桓二年左傳鞶厲杜註厲大帶之垂者竝與毛傳合方言則曰厲謂之帶廣雅亦曰厲帶也葢對文則厲爲垂帶之名散言則厲亦帶也內則鄭註引詩垂帶如厲淮南子汜論篇高註引詩垂帶若厲而如若古聲近通用厲與裂古亦同聲通用故箋云而亦如也又謂厲當作裂說文裂繒餘也廣雅𧝝餘也玉篇裂帛餘也春秋紀子帛名裂繻帛之餘爲裂讀厲爲裂正與下章帶則有餘義相承左氏昭元年傳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正帶與裂帛相似之證當以鄭箋爲允汪氏龍駁箋說謂而如古通用經誠以鞶厲

比帶之垂何必別作而字與下異文不知詩固有錯綜其文者垂帶而厲以對下文卷髮如蠆而亦如也猶之上言有芃者狐而下言有棧之車之亦者也上云言韔其弓而下云言綸之繩之亦其也此正詩人立言之妙不得謂而如不當異文也

卷髮如蠆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　瑞辰按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作赶說文赶舉尾走也玉篇揵邱言切舉也段玉裁云揵即攑字之異文說文舉即攑篆之譌今按蠆之行皆舉其尾詩以狀婦人之卷髮正與下章髮則有旟義相貫

髮則有旟傳旟揚也箋旟枝旟揚起也　瑞辰按旟與譽

義近釋名旟譽也說文譽稱也爾雅稱舉也廣雅與譽
也舉揚同義說文揚飛舉也人之稱舉曰譽物之揚舉
曰旟其義一也與从舁与會意說文舁共舉也譽旟皆
从與聲故有揚舉之義

采綠

終朝采綠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 瑞辰按綠爲菉之
叚借說文菉王芻又云藎草也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
云藎草一名黃草以其可染黃也此詩二章采藍藍可
以染青者也則首章采綠亦以染草取興蓋以草之染
黃染青興人之可善可惡耳

言綸之繩箋綸釣繳也 瑞辰按綸爲繩名亦爲糾繩之

稱說文綸青絲綬也文選西都賦李註急就篇顏註引說文並作綸糾青絲繩也說文又云糾三合繩也鈎緍謂之綸糾繩亦謂之綸之猶其也言綸之繩猶云言糾其繩正與言韔其弓句法相類爾雅釋詁貉縮綸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縮之貉縮皆糾繩之名而訓為綸是綸即糾也綸為釣繳又為糾繩之名猶繩為索而治其繩亦曰索詩言索綯是也若如箋訓為釣繳猶云言繩其繩則不詞矣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瑞辰按六日祇

爲過期之喻內則妾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正義引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其申毛云言常日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况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胡承珙曰此數語解經尤諦後漢書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云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殁身云云其引詩之意亦是以暫時况久遠也今按正義引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其申毛最得詩人言外之旨箋以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未若

傳義爲允

溥言觀者箋觀多也正義俗本作觀覾誤也定本集注竝作多 瑞辰按爾雅釋詁觀多也郭註引詩溥言觀者物多而後可觀故觀有多義又觀音近灌灌爲藂木亦多也俗人少聞多義故妄改爲覾抑或因韓詩觀字作覾而誤

黍苗

我任我輦傳任者輦者箋有負任者有輓輦者 瑞辰按呂氏春秋舉難篇曰甯戚將任車以至齊淮南子道應篇曰甯越爲商旅將任車高誘註任載也引詩我任我輦是高氏以詩我任即爲任車據淮南子又曰甯越飯

牛車下則所云任車卽牛車耳今按周官鄉師註輦人
輓行所以載任器則輦亦得曰任下始言我車我牛車
牛爲一則上言我任我輦卽謂以輦載任器亦爲一事
而分言之不得如箋訓爲負任亦不得如高誘以爲任
車也爾雅釋訓徒御不警輦者也徒御二字當連讀謂
徒步而御車者此詩我徒我御亦一事而分言之詩人
語多相類而不嫌其複徒御卽上之輦正不必如傳箋
之過爲區別耳周官鄉師註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
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梩
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此謂輦載一人所需物也又曰
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此

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每人加二板二築故僅容十五人所需賈疏謂說輓人多少失之說文扶竝行也从二夫輦輓車也从扶在車前引之易林曰二人輦車徙去其家是皆輦用二人引車之證淮南子說山篇曰引車者二六而後之據上云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當讀引車者二爲句所謂少也六而後之另爲句謂六人自後推之所謂衆也卽左氏傳所云或輓之或推之也其云引車者二與說文易林言輦用二人引車正合高誘註曰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皆非也周官鄉師註故書輦作連孟子趙註連者引也古連讀如輦故通用

盍云歸哉箋盍猶皆也 瑞辰按盍者盇之叚借檀弓子盇言子之志於公乎鄭註盍當爲盇爾雅釋言曷盇也廣雅曷胡盇何也此詩兩言盍皆當讀爲盇鄭訓爲皆失之

隰桑

其葉有沃傳沃柔也 瑞辰按廣雅釋詁沃美也美亦盛也

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 瑞辰按幽葽一聲之轉幽詩四月秀葽夏小正作莠幽漢郊祀志房中歌曰豐草葽孟康註葽盛貌也此詩有幽與上章有難有沃同義正當讀葽訓爲盛貌何草不黃詩率彼幽草義與此同傳訓

幽爲黑色者葢讀幽爲黝黝猶周禮牧人幽牲先鄭云幽讀爲黝黑也說文黝微青黑也葉之盛者色青而近黑則黑色亦爲盛皃

德音孔膠傳膠固也 瑞辰按膠當爲僇之渻借方言僇盛也陳宋之閒曰僇廣雅僇盛也孔膠猶云甚盛耳

遐不謂矣箋遐遠謂勤也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 瑞辰按表記引詩作瑕不謂矣鄭注瑕之言胡也凡詩言遐不者猶言胡不箋訓爲遠失之爾雅釋詁謂勤也呂氏春秋開春篇曰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諸侯皆來謂矣來謂卽來勤也凡下之勞來其上下之勞來其上皆曰勞亦曰勤春秋鄭伯勞王諸侯勤

王是也此詩遐不謂矣猶云胡不勤勞之故箋又引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正讀勞如勞來之勞

中心藏之箋臧善也我心善此君子瑞辰按古文孝經引詩作忠心藏之疏引說文盡心曰忠說苑修文篇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忠心猶言忠告蓋本三家詩也毛詩作中心不爲義故但以我心釋之藏者臧之叚借古藏匿字多借作臧故臧善字詩又借藏傳訓藏爲善正以釋臧者釋藏也唐石經初作藏後改作臧釋文亦作臧不若注疏本作藏爲善

白華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瑞辰按漢書注引序作周人刺

幽王廢申后也與今本異但考箋云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正釋幽后二字是鄭君所見序本作幽后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瑞辰按左氏傳引逸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以菅蒯喻憔悴與此詩之取興於菅茅者同義菅茅皆以喻申后白華白茅皆取潔白之義菅兮束兮皆取見用於人之義葢首章以菅茅之見用興申后之見棄二

章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又以天地之覆養菅茅與王之退黜申后爲菅茅不若也箋以白華喻申后白茅喻褒姒又以露彼菅茅爲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竝失之

英英白雲傳英英白雲貌釋文英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

瑞辰按鄭風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荼傳荼英荼正義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英英是白貌則知此詩英英亦雲之白皃英从央聲故韓詩作泱泱猶白旆英英亦作央央也潘岳射雉賦天泱泱以垂雲正本韓詩說文泱滃也滃雲气起也

露彼菅茅傳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

養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瑞辰按露猶覆也連言之則曰覆露晉語是先王覆露子也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漢書晁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覆露同義之證此詩露彼菅茅猶言覆彼菅茅與下章浸彼稻田同義毛傳露亦有雲言覆露之亦有雲故下又言天地之氣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猶云白雲下覆養彼可以爲菅之茅非訓露爲雨露之露也歐陽本義黄氏曰抄皆以露爲覆露正義乃云有雲則無露無露乃

有雲以露亦有雲爲白雲降露失傳恉矣朱子集傳亦云白雲下降爲露又承孔疏之誤

滮池北流傳滮流貌箋豐鎬之間水北流瑞辰按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括地志滮池今按其池周十五步九域志京兆府氷池案十道志名滮池是皆以滮池爲池名豐水在西鄗水在東滮池在鄗西丑豐鎬之間與箋說合傳滮流貌水經注引毛詩作流淲也當爲流淲貌之譌說文淲水流貌从水彪省聲引詩作淲沱北流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

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 瑞辰按詩人每以薪喻昏姻薪之爲言新也此詩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蓋以桑薪之見用于煁竈喻幽王之新得褒姒而寵愛之下文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乃言申后之不見禮爲可憂耳傳箋謂詩以桑薪喻申后姒非詩義

念彼碩人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 瑞辰按詩三言碩人皆指申后衛莊姜賢而無子而詩賦碩人申后賢而被黜詩亦稱爲碩人其義一也王肅孫毓皆云碩人謂申后傳意當然箋以碩人爲指褒姒失之

鼓鐘于宮瑞辰按韓詩外傳引詩作鐘鼓于宮山井鼎考異云箋如鳴鼓鐘於宮中古本作鐘鼓是毛詩亦有作鐘鼓者卽以今本箋作鳴鼓鐘亦分鼓與鐘爲二正義云鼓擊其鐘失之

念子懆懆釋文引說文云懆愁不申也瑞辰按今本說文作懆愁不安也

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釋文邁如字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韓詩云意不悅好也許云很怒也瑞辰按邁邁卽怖怖之叚借毛韓詩字異而義同說文今本怖字註云恨怒也當从釋文引作很怒廣雅怖怒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瑞辰按箋以詩爲刺幽王故專據雄者而言以戢其左翼爲以右掩左然鴛鴦匹鳥飛則爲雙止則相耦鴛鴦篇亦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不得專指雄者言也鴛鴦篇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于左也禽鳥之宿皆捷其噣於翼毛傳言休息也此詩無傳義與彼同詩葢以鴛鴦匹鳥得其所止能不貳其耦以興幽王二三其德爲匹鳥之不若也不當如箋專指雄者言

有扁斯石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

卑踐瑞辰 按周官隸僕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淮南子齊俗篇文選李注引尸子並云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淮南高註人君升車有乘石說均與毛傳合傳葢以乘石爲王所履與后之爲王所乘耳胡承珙曰履之卑兮卑字當屬石言何氏古義云履之卑兮是倒文言乘石卑下猶得蒙王踐履其說是也至于后亦履石經傳無徵箋特以義推而言之與傳義殊士昏禮婦人以几賈疏云王后則履石特本詩箋以意推之亦非有確證也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

俾我疧兮傳疧病也瑞辰 按爾雅釋詁疧病也釋文引孫炎云滯之病也說文疧病不翅也从疒氏聲今毛刻

詩經作疷者誤又疷音祈當作祇支反爾雅釋文云本作疷字書云疷病也又通作祇何人斯毛傳祇病也詩釋文云徐都禮反非是

緜蠻

緜蠻黃鳥傳緜蠻小鳥貌 瑞辰按緜蠻二字雙聲說文緜聯散也廣雅緜小也緜有小義故傳以緜蠻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緜蠻文貌爾雅釋詁覭髳茀離也緜蠻卽覭髳之轉猶言彌漫彌靡皆雙聲字葢文采緐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从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緜蠻爲小兒耳

瓠葉

有兔斯首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 瑞辰按古者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皆行士一獻之禮其牲用狗據此詩有兔斯首則庶人一獻之禮其牲蓋用兔也斯乃句中語助與螽斯羽鹿斯之奔句法相類箋訓斯爲白首失之

酌言獻之傳獻奏也箋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酬名 瑞辰按古者合獻酢醻爲一獻之禮昭元年左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樂記鄭註曰一獻士飲酒禮此詩以庶人而行士一獻之

禮箋云庶人依士禮是也言爲語助詞箋訓言爲我則非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傳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漸漸亦作嶃嶃瑞辰按嶃與嶄同廣雅釋訓嶄嶄高也漸漸卽嶄嶄之叚借說文無嶄字古葢通作礹說文礹礹石也繫傳引詩礹礹之石玉篇礹礹山石貌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濶言不可卒服正義廣濶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以古之字少多相叚借詩人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旣相近故遂用之

此字義自當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惠棟曰案昭七年左傳隸臣僚服虔解誼曰僚勞也共勞事也尞勞古同音故潦水亦作澇澇水上林賦師古註潦音牢勞勞之語見孔氏聘辭僚與遼皆從尞聲知古音同也瑞辰按遼勞二字同來母故通用說文膫或作膋勞聲尞讀若勞而字之或體作療从尞又說文鷯伯勞也夏小正作伯鷯皆遼勞通用之類劉向九歎山脩遠其遼遼兮王逸註遼遼遠貌義本此詩劉向說多本韓詩疑韓詩原作維其遼矣鄭君亦先通韓詩故直以勞爲遼耳

不皇朝矣箋皇王也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之朝於王朱子集傳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瑞辰按爾雅

釋言偟暇也字本作遑通作皇表記引詩皇恤我後左傳社稷之不皇皇卽遑也此詩箋讀爲皇王之皇於下二章不皇出矣不皇他矣皆爲費解自从朱傳讀遑爲允竊考左傳云詰朝請見又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是古者戰多以朝詩言不遑朝者甚言其東征急迫言不暇至朝也二章不皇出矣當如朱傳言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三章不遑他矣則謂有死無貳猶云之死矢靡他不僅如朱傳言不暇及他事也又按朱傳原本蓋云皇讀爲遑今經作遑者乃坊本誤改

維其卒矣傳卒盡也箋卒者崔嵬也 瑞辰 按維其卒矣猶言維其高矣卒卽崒之消借說文崒危高也十月之

攴詩山冢崒崩釋文崒本亦作卒是崒卒古通用之證

曷其沒矣傳沒盡也箋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瑞辰按沒勿古同聲通用爾雅蠠沒勉也韓詩作密勿是其類也此詩沒當讀沕廣雅沕遠也曷其沒矣與上章維其勞矣勞讀爲遼同義沕亦遼也傳箋均訓爲盡失之

苕之華

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瑞辰按爾雅釋畜羊牡羒牝牂郭註謂吳羊白羝夏羊牝牡皆有角吳羊則牡羒有角而牝牂無角此詩墳首墳當讀羒羊之羒謂牂牝之身而欲其爲牡羒有角之首以見必不可得與人之不可飽羒借作墳猶坋爲

大防字亦借作墳也王氏詩總聞羅氏爾雅翼何氏詩古義並謂墳即羒字何氏引易林墳首作羵爲證傳訓墳爲大者蓋以墳爲頒之叚借然非詩義

三星在罶傳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瑞辰按傳不言三星何星據唐風綢繆篇傳三星參也則此篇亦謂參耳唐風三星在天在隅在戶皆指星象之見天隨時移徙言之實象也此詩三星在罶即星光之照水者言之虛象也詩蓋以星象之虛而非實以興饑者之食而不能亦爲虛而不實也傳以爲不可久箋以三星爲心星均非詩義釋文罶本

又作霚同音叚借字

何草不黃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瑞辰按周頌敬之篇曰就月將毛傳將行也此詩何人不將與何日不行同義何日不行言日日行也何人不將言人人行也集傳將亦行也是也正義言何人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失其義矣

何草不元箋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萌蘖者將生必元　瑞辰按元與黃同義爾雅釋詁元黃病也馬病謂之元黃草病亦謂之元黃其義一也四月詩百卉具痱傳訓痱爲病草之枯萎卽其病也箋以元爲草之將生失之

爾雅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引詩何草不元爲證是也正義據箋義以孫炎之言爲謬亦誤

何人不矜箋無妻曰矜　瑞辰按矜古通借作鰥蓋鰥从眔聲古讀如昆與今雙聲故通用爾雅釋詁鰥病也鰥即矜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恫矜李賢注矜病也字別作瘝書鄭注瘝病也何人不矜猶言何人不病耳爾雅釋言又曰矜苦也又廣雅矜危也義並與病近箋訓爲鰥寡失之

匪兕匪虎傳兕虎野獸也箋兕虎比戰士也　瑞辰按匪彼古通用匪兕匪虎猶言彼兕彼虎也兕虎野獸固宜其率彼曠野以興征夫之不宜疲於征役也傳箋不解

匪字正義訓匪爲非幷失之

有芃者狐傳芃小獸貌 瑞辰按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芃高註芃蓐也說文蓐字註一曰蔟也芃字注草盛皃芃本衆草叢蔟之貌狐毛之叢雜似之故曰有芃者狐又芃蓬音同山海經海內經元狐蓬尾郭註蓬叢也芃猶蓬也葢狐尾蓬叢之貌傳訓爲小獸貌失之

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箋棧車輦者 瑞辰按古者編木爲棚通謂之棧三倉棚棧閣也通俗文板閣曰棧是也編木爲棚版謂之棧說文覆牀棧也是也編木爲馬圈亦謂之棧莊子編之以皁棧是也棧車據說文棧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葢棧本是棚之通名編竹木爲

車有似於棚因謂之棧車至此詩有棧之車與有芃者狐皆形容之詞據說文嶘棧尤高也从山棧聲則棧當爲車高之皃正義謂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車是也毛傳以棧車爲役車周官賈疏引之爲役車亦名棧車之證失之

毛詩傳箋通釋卷二十四

大雅

文王

桐城馬瑞辰學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瑞辰按不爲語詞玉篇曰不詞也是也故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箋讀同不然之不因增乎字以足其義失之不丕古通用丕亦語詞不顯猶丕顯也時當讀爲承時承一聲之轉大戴少閒篇時天之氣卽承天之氣楚策抑承甘露而用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皆時承古通用之證詩若作承則與右不得爲韻故必

叚時以韻右是知此詩有周不顯帝命不時猶清廟詩不顯不承尚書言丕顯丕承也王尚書釋周頌不承曰承者美大之詞嘗讀文王烝哉之烝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今按此詩帝命不時時讀承亦當訓美帝命曰時猶天子之命曰休命曰大命也若訓爲以下承上之承則不詞矣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朱子集傳蓋以文王之神在上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瑞辰按集傳之說是也墨子明鬼篇下引詩在帝左右言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也是

墨子以詩爲文王既沒其神在帝左右矣古者言天及祖宗之默佑皆曰陟降敬之詩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此言天之陟降也閔予小子詩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訪落詩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言祖宗之陟降也天陟降文王之神亦隨天神爲陟降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昭七年左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與此詩文法正同汪氏中以恪爲降字之譌是也陟降或曰陟下洪範維天陰騭下民劉台拱曰騭古陟字騭下猶言陟降言天甚愛下民陰陟降之其說是也陟降倒言之則曰降格多士惟帝降格吕刑罔有降格爾雅釋詁格陞也降格猶云降陟也

亹亹文王傳亹亹勉也瑞辰按爾雅釋詁亹亹勉也廣雅釋訓亹亹進也進亦勉也說文無亹字亹者釁之省隸變爲亹或作斖釁从爨省从酉分聲斖从爨省从酉文聲分文古音同部故字同音亦同也古音微與文通故周官鄭司農註曰釁讀爲徽徽从微省聲音近眉故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釁又作斖楚史老字子斖斖卽眉也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崔靈恩讀作娓娓說文娓讀若眉則知亹之通作娓猶眉之借作釁與斖也亹又音門詩鳧鷖在亹是也亹勉一聲之轉禮器君子達亹亹焉鄭註亹亹猶勉勉也棫樸詩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斖斖我王韓詩外傳引作亹亹我王是也勉

勉又轉爲明明爾雅釋詁孟勉也孟明古同聲通用如孟津通作盟津是其證故勉謂之孟重言之則曰明明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此詩亹亹天子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駜詩在公明明猶言在公勉勉也亹亹又轉爲沒沒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者鄭註亹亹沒沒也爾雅釋詁沒勉也邵晉涵正義曰亹亹蠠沒以聲轉爲義是也又轉爲勿勿大戴曾子立事篇君子終身守此勿勿盧辨註勿勿猶勉勉也又通作穆穆墨子明鬼篇下引此詩作穆穆文王令問不已是也又轉爲敃敃大戴記亹亹穆穆司馬相如封禪文敃敃穆穆敃敃卽亹亹也說文忞強也段本作自勉強也又曰慔勉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

劉台拱曰文莫即勉強廣雅釋詁文勉也並同義是則亹亹娓娓勉勉明明沒沒勿勿穆穆旼旼皆以聲近互轉字當以忞忞爲正忞又通作敯說文引周書在受德忞今立政作敯釋詁敯強也說文敃彊也敃又借作暋盤庚不昏作勞鄭注昏讀爲敯敯勉也爾雅釋訓懋懋慔慔勉也慔慔亦沒沒之轉

陳錫哉周傳哉載箋哉始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戴震曰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載周古字載與哉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 瑞辰按陳說文从𠂤从木申聲古文作𨸏亦从申陳錫即申

錫之叚借漢書韋元成傳載匡衡上書云子孫本支陳錫亡彊義本齊詩而言陳錫亡彊與商頌烈祖篇申錫無彊正同是知陳錫卽申錫也申重也重錫言錫之多左傳引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施卽錫字不解陳字箋及杜註訓陳爲敷布失之哉才以同部叚借說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爾雅釋詁哉始也哉卽才之叚音哉載以同聲通用皐陶謨乃賡載歌曰正義引鄭註載始也皐陶謨載采采史記夏本紀作始事事載之爲始猶哉之爲始也是知傳訓哉爲載箋訓哉爲始義正相成宣十五年左傳引此詩而釋之曰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此詩序曰文王受命作

周也廣雅釋詁作造始也是知造周作周皆釋詩哉周之義箋謂造始周國是也國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猶云能造周以至於今載亦始也戴震訓為栽殖之栽失之韋昭國語註訓載為成亦非

本支百世傳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瑞辰按本如木之有本支即枝也莊六年左傳引詩正作本枝百世

不顯亦世傳不世顯德乎世者世祿也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瑞辰按不亦二字皆語詞不顯亦世謂其顯及世與思齊詩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等句法相類魏書禮志引詩作不顯奕世後漢書袁術傳註引作不顯奕代 按代字蓋避唐諱而改 今

按汪中曰執金吾武榮碑亦世載德楊震碑亦世繼明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世載德李翕西狹頌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樊毅修華嶽廟亦世克昌先生郭輔碑休矣亦世亦世卽奕世也然則大雅之不顯亦世卽乃丕顯奕世耳亦與奕古本通用爾雅釋詁奕大也噫嘻詩亦服爾耕豐年詩亦有高廩箋竝云大也是亦卽爲奕之證奕之言繹也玉篇繹長也奕世卽長世也或亦訓爲累世後漢書楊秉傳臣奕世受恩註奕猶重也重卽累也三家詩葢有作奕世者爲魏書及漢碑後漢書註所本則不顯奕世與不顯成康句法相類然據下文世之不顯卽承上不顯亦世言之仍从毛詩作亦訓爲語詞爲允

穆穆文王傳穆穆美也　瑞辰按傳本釋詁而釋訓又云穆穆敬也據下言敬止則穆穆即爲敬皃說文睦敬和也郝懿行曰穆穆即睦睦之假借

假哉天命傳假固也　瑞辰按假嘏古同聲通用故假亦可訓固但劉向引孔子讀此詩而釋之曰大哉天命則假宜从爾雅訓大劉向說多本韓詩韓詩自訓大耳

有商孫子箋使臣有殷之孫子　瑞辰按此上言天命在文王故箋訓爲臣有殷之孫子文義方順焦循謂有爲語詞失之

其麗不億傳麗數也箋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　瑞辰按麗者𪏆之消借方言說文竝曰𪏆數也不爲語詞不億

卽億猶云子孫千億耳箋以爲不徒億失之

矦于周服傳盛德不可爲衆也箋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瑞辰按正義引王肅云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此以申毛是也服訓爲臣服之服可言維于周服亦可言維服于周若如箋說言君于周之九服倘可下文矦服于周謂爲君九服于周則不辭矣胡承珙曰趙岐注孟子云天旣命之維服于周是趙亦訓矦爲維服爲臣服不獨王肅之解爲然也

王之藎臣傳藎進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藎進也周書皇門解朕藎臣大明爾德孔註藎進也藎本草名訓進者

當爲逮字之同音叚借說文逮自進極也逮進以爲韻
爲訓埤倉云逮至也至亦進也又按方言子盡餘也又
曰子俊也遵俊也則盡與俊亦音近而義通
無念爾祖傳無念念也瑞辰按傳以無爲語詞但據爾
雅釋訓勿念勿忘也與不徹不道也一例是讀勿與有
無之無同不以無爲語詞則當訓念爲忘古字以相反
爲義或有訓念爲不念者與亂之訓治相類孝經釋文
引鄭注無念無忘也義本釋訓與毛傳義異
駿命不易箋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易毛以豉反不
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下文及後不易維王
同瑞辰按易字無傳陸知傳讀以豉反者蓋本王肅述

毛正義則謂合傳箋爲一矣鄭註大學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亦讀同難易之易至箋詩則訓爲不可改易失矣古音難易之易讀與改易之易同版之詩牖民孔易與益辟等字爲韻是其證也後人異其訓因異其讀古人初無別耳

無遏爾躬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 瑞辰按說文遏讀若桑蟲之蝎春秋襄二十五年左氏本吳子遏伐楚公穀經俱作謁是遏謁古同音通用之證

宣昭義問傳義善也箋宣徧也徧明以禮義問老成 瑞辰按宣昭猶言明昭義問猶言令問嘉問字通作聞說文聞知聲也引申之義爲聲問朱子集傳謂布明其聲

譽於天下是也箋謂以禮義問老成失之

有虞殷自天傳虞度也箋有又也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瑞辰按爾雅釋言殷中也左傳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虞殷自天言旣偏昭善問又度中道於天也下文上天之載二句又承上文而進言天道無聲臭之可聞以見天道難知惟當儀型文王耳箋讀殷爲夏殷之殷謂度殷所以順天之事失之

上天之載傳載事也　瑞辰按載事古音近通用堯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史紀五帝本紀載作事毛傳葢以載爲事之叚借載又通縡廣雅釋詁縡事也漢書楊雄傳上天之縡縡卽載也三家詩葢有作縡者說文無縡有

縡云縡籀文繒从宰省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也縡卽縡之从宰不省者載宰同聲故通用鄭註中庸引詩曰載讀曰裁謂生物也義與毛傳不同

無聲無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

瑞辰按聲當爲馨之叚借聲與馨均从殸得聲故經傳或通借漢衡方碑耀此聲香正借聲爲馨說文馨香之遠聞也椒聊詩遠條且傳言聲之遠聞也段玉裁謂傳聲字爲馨字之譌今按此詩聲字亦當作馨馨與臭相對成文三家詩必有作無馨無臭者文選嵇叔夜幽憤詩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正本之三家詩用本字也毛詩及中庸引詩均借作聲鄭君遂以聲音釋之蓋失其義

久矣

大明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瑞辰按大明葢對小雅有小明篇而言逸周書世俘解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晁註明明詩篇名當即此詩是此詩又以明明名篇葢即取首句爲篇名耳

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孔廣森曰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

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瑞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即達釋名達徹也小爾雅徹達也是矣作挾者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證釋文挾有子燮子協二音即挾音也挾之言接也儀禮鄉射禮大射儀註竝云古文挾皆作接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接交也小爾雅接達也挾即接故義亦爲達達泰音義近泰者通也其象爲上下交堂之兩夾謂之左達右達亦取其與堂相接相通而名之也至周禮之挾日千本作帀日謂十日徧也四達不悖則必徧義亦相成而不相背故廣雅釋詁又曰接徧也然此乃引申之義不若訓通之爲本義矣至

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俠乃挾之通借字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 瑞辰按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姬酉祁巳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廣韻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爲姓第一爲任氏是任姓出自黃帝之證不曰摯任仲氏詩稱摯仲氏任者段玉裁曰女子後姓所以別於男子先氏卽春秋紀季姜之比是也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註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路史今蔡之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城東是摯實殷畿內國故詩曰自彼

殷商

大任有身傳身重也箋重謂懷孕也 瑞辰按身者㐆之省借身字从人厂聲㐆復从人身聲是其字从二人以象懷孕者之重人也毛傳身重也說文㐆神也據爾雅釋詁申神重也神有重義是知說文訓神與毛傳訓重同義㐆之訓神猶說文申亦訓神神即重也段玉裁謂說文神當作身又謂申訓神不可通並失之㐆與娠聲近而義同廣雅釋詁孕重妊娠身媰傿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九引詩大任有娠傳曰娠重也葢釋元應所見毛詩或作娠耳月令注有娠釋文音身是娠與身通之證

以受方國箋方國四方來附者 瑞辰按廣雅釋詁方大

也晉語今晉國之方韋昭註方大也爾雅方邱胡邱方與胡皆大也又方與旁古聲義竝同旁亦大也方有大義方國猶言大國也箋訓爲四方失之

文王初載傳載識也瑞辰按載栽古同聲通用中庸栽者培之鄭註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引詩上天之載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鄭君以上天之載爲天之生物與毛傳異然載之得訓爲生卽此可見載爲始卽爲生猶作爲始又爲生也天作詩毛傳作生也載哉古亦通用載訓生爲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爲草木之始始卽生也文王初載載正訓生卽謂文王初生耳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此詩正義引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是知大姒益與文王年相若亦年十三方能生子若如傳訓載爲識正義謂文王有所識大姒始生大姒小於文王一二歲豈大姒十一二歲即生子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毛傳訓載爲識殊爲未允戴氏震據中庸鄭註築牆立版曰栽以初載爲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亦非至朱子集傳訓載爲年文王即位年已四十餘斷無尚未娶妻之事或遂疑大姒爲文王繼配皆臆說耳

在洽之陽傳洽水也 瑞辰按洽即郃之叚借說文郃在馮翊郃陽引詩在郃之陽顏師古漢書註引詩亦作郃

三家詩葢有从本字作郃者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古㛿國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陽縣之地乾元三年改爲夏陽縣縣南有莘城卽古莘國文王妃大姒卽此國之女是皆莘在郃縣之證漢郃陽縣葢因詩在郃之陽而立名郃古省作合魏世家文侯時西攻秦築雒陰合陽字作合段玉裁曰葢合者水名毛詩本作在合之陽故許引以說會意秦漢間乃製郃字耳今詩作洽者後人意加水旁許引詩作郃後人所改今按段說是也合水之加邑而作郃猶豐水詩書止作豐左傳及說文皆加邑而作酆耳

文王嘉止傳嘉美也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瑞辰按周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嘉禮卽昏禮也相鼠詩毛傳止禮也廣雅亦曰止禮也嘉止卽嘉禮謂文王將行嘉禮耳

俔天之妹傳俔磬也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太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釋文俔磬也說文云譬諭也韓詩作磬磬譬也瑞辰按俔磬二字雙聲故通用俔之轉爲磬猶韓非外儲說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磬於前鬼神無形不磬於前磬於前卽見於前爾雅蜆縊女卽爲磬縊女也爾雅蜆縊女郭註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阮宮保挍勘記曰釋文蜆孫音俔按俔之轉聲爲磬文王世子註縣縊殺之曰磬磬者經死之名蜆縊女猶言磬縊女耳據說文俔

譬諭也當以俔為正字韓詩作磬通借字也漢世通借作磬已久人皆知磬之為譬故毛公以今釋古韓詩遂从今字作磬耳正義曰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是唐時猶通以磬作為譬至爾雅釋言閒俔也亦釋此詩當俔在閒上今本誤倒耳據釋詁顯閒代也顯俔音相近郝懿行曰顯卽俔之叚音今按代亦比儗之詞猶言譬也說文代更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儗彼亦謂之代晉宋人儗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儗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閒是知爾雅以閒釋俔閒代之義亦與譬通說文俔字註一曰閒見卽本爾雅俔閒之義郝懿行曰凡譬况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

云罕嘗而論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閒見其義一也

纘女維莘傳纘繼也莘大姒國也箋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瑞辰按括地志引世本曰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唐世系表唐韻竝曰夏啟封支子於莘是莘爲大姒國之證纘女與長子相對成文纘當爲嫧字之叚借說文嫧白好也廣雅釋詁嫧好也廣韵嫧好容皃纘字又與踐通大雅嵩高詩王纘之事韓詩作王踐之事踐與靖古亦通用鄭風東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家室云靖善也善亦好也美也女之美色爲好美德亦爲好嫧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對

傳箋不明叚借之義遂以纘字本義釋之但云纘女則不詞故必增成其義謂使繼大任之事於莘國然與長子即長女語不相類非詩義也

長子維行傳維行大任之德焉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瑞辰按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朱彬曰行列也維德之行猶言德與之齊等今按禮記服問上附下附列也鄭注列等也上言維德之行者言大任德配王季此言長子維行言大姒德等文王也箋配文王維德之行雖亦取上章爲說然上章箋云配王季而與之其行仁義之德則不以行爲等列固已失其義矣

篤生武王傳篤厚也箋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

瑞辰按朱彬作釋大一篇言尙書凡言大者皆語辭丕誕洪宏皆大也亦皆語詞詩生民誕彌厥月誕字八見皆詞也今按墨子經篇厚有所大也是厚與大同義故篤訓厚亦爲語詞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災亾殷國召誥詩天篤降喪猶多士云天大降喪于殷毒篤與大皆詞也因知此詩篤生武王猶魯頌是生后稷公劉詩篤公劉猶生民篇誕后稷之穡篤亦助句之辭若訓爲厚生武王厚公劉則不辭矣說文毒厚也又𦎫厚也讀若篤又竺厚也是知篤乃𦎫之叚借若篤之本義則說文訓爲馬行頓遲也又按洛誥篤字凡五

見惟篤前人成烈宜作大字解其餘汝受命篤弼即受命爲弼也篤叙乃正父即叙乃正父也惠篤叙即順叙公功棐廸篤罔不若時罔不若時當讀篤罔不若時爲句謂罔不若時也四篤字皆語詞舊皆訓爲厚失之又按詩內言中字多語詞中與竹雙聲篤从竹與督同聲莊子緣督以爲經李云督中也篤之爲語詞或亦如中之爲語詞耳

燮伐大商傳燮和也箋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瑞辰 按燮與襲雙聲燮伐即襲伐之叚借猶淮南子天文篇而天地襲矣高注襲和也襲即燮字之借也春秋左氏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襲公羊

僖三十三年何休注輕行疾至不戒以入曰襲周書文傳解引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伐與襲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風俗通皇霸篇引下章肆伐大商作襲伐竊謂襲伐本此章變伐之異文三家詩蓋有用本字作襲伐者應劭偶誤記爲下章文耳變伐與肆伐義相成襲伐言其密肆伐言其疾也據公羊注以襲爲輕行疾至則襲伐與肆伐義亦相近傳箋竝訓變爲和失之

其會如林傳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箋殷盛合其兵衆

瑞辰按說文旝字注一曰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槌敵也嚴可均曰旝卽後世礮歷車說文不言大木建於何所必有脫文唐類苑太平御覽載魏武帝令引說文旝發石車也則古本建大木上有發石車也四字今脫去據左傳正義引賈逵

曰旝發石也一曰飛石范蠡兵法曰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許君引春秋傳及詩其說葢本賈逵以許君从賈逵受古學也三家詩或亦有作旝者馬融廣成頌旃旝森其如林卽本此詩是馬融詩傳亦作旝然以旃旝連言仍以旝為旌旗左傳杜註旝旃也說文旝旌旗也引詩其旝如林春秋傳曰旝動而鼓是三家詩有作旝者自以為旃不以為發石也發石之制初見范蠡兵法恐非商時所有且以為如林則可以言旌旗不可以狀發石也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傳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

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矢誓也虞翻易註曰矢古誓字矢于牧野謂周王誓師于牧野當連下維予侯興三句言三句皆誓詞也傳箋皆承上殷商之旅二句言失之維發語詞爾雅侯乃也維予侯興猶言維予乃興也箋訓侯爲諸侯失之又按正義引鄭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詩作坶野古字耳是鄭君所見詩原作坶野今作牧非古也說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坶卽坶之隸變母牧聲之轉故通作牧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言無敢懷貳心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瑞辰按此與

閟宮詩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詩人取武王誓詞以爲詩女指所誓之衆非指武王也此詩女對上維予侯興言予爲武王自指則知女指所誓之衆矣孔廣森曰大誓逸篇曰勗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其說是也臨當讀如上帝不臨之臨又襄九年左傳曰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臨謂神明鑒之如有貳心則必爲神明所察故以上帝臨女懼戒之非下頌上之詞也呂氏春秋務本篇引大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正以無貳爾心證臣之忠於其君箋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失之又按釋詁貳疑也貳者貣之譌貳者忒之借無

貳爾心卽無忒爾心閟宮詩無貳無虞亦當爲無忒

維師尙父傳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箋尙父呂望也尊稱焉 瑞辰按父與甫同甫爲男子美稱尙父其字也猶山甫孔父之屬連師稱之猶大師皇父之爵宣和博古圖載周淮父卣銘曰穆從師淮父又曰對揚師淮父正與師尙父之稱相同傳云可尙可父正義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箋以師尙父爲尊稱竝失之

時維鷹揚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箋鷹鷙鳥也 瑞辰按楚詞天問曰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註蒼鳥鷹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揚羣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

乎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也是鷹揚古以指衆帥葢謂以師尚父爲衆帥之長則羣帥莫不奮發如鷹揚也孫氏星衍曰揚當讀如爾雅鸉白鷢之鸉謂如鷹與鸉作揚者消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鸇與鸉白鷢同類似亦分鷹揚爲二鳥鷹揚猶云鷹鸇耳天問言蒼鳥羣飛以喻羣帥或亦分鷹揚爲二特言鷹以統之則古說詩者葢已有以揚爲鸉之叚借者異毛傳之以爲飛楊矣

涼彼武王傳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韓詩作亮云相也　瑞辰按各本說文無亮字段玉裁依六書故所據唐本補云亮明也从儿高省而申釋之日高明者可以佐

人故義爲佐爾雅釋詁亮相道也又曰亮右也左右亮也義並相近廣雅釋言又曰亮相也是韓詩作亮爲正字毛詩作涼釋文引本亦作諒者皆叚借字小爾雅涼佐也與毛傳同

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肆故今也　瑞辰按爾雅釋言肆力也據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疾力也是知毛傳訓肆爲疾與爾雅訓肆爲力同義焦循曰古疾力二字多竝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力亦疾也今按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小爾雅肆疾也又肆突也廣雅釋詁突猝也猝亦疾也是箋訓

肆爲哭亦與傳相成此詩肆伐與皇矣詩是伐是肆同義皆言用兵之疾力此詩箋訓肆爲故今失之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

瑞辰按會朝猶言會明會明猶言遲明黎明皆比明之義也史記高祖紀沛公乃夜引兵還黎明圍宛城三匝漢書作遲明史記衛青傳遲明行二百餘里漢書作會明是會明與遲明黎明同義之證說文邌徐也廣雅釋詁邌遲也邌或叚作犂史記呂后紀犂明孝惠還徐廣曰犂猶比也又作犂旦史記尉佗列傳犂旦城中皆降伏犂旦卽黎明也今案比猶及也至也會卽比及之義

廣雅會至也會明黎明遲明皆謂比明至明是知會朝亦謂比及於朝卽始朝也焦循曰甲卽始也故傳又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至傳訓會爲甲者會甲二字雙聲甲爲十干第一甲一亦雙聲惠氏古義曰古多以甲爲一如第爲甲第觀爲甲觀令爲甲令夜爲甲夜兼引戰國策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是知甲朝卽一朝也一爲數之始一朝卽始朝也皆與比及於朝之義相通又按說文會合也會合甲皆一聲之轉故說文嗑讀若甲而甲亦有合義釋名肩堅也甲闔也與肩脅皆相會闔也甲可訓會合則會合之會亦可訓甲會朝爲天比明尚未大明之際故爲合且荀子

武王伐紂厭旦於牧之野說文厭字注一曰合也玉篇厭合也厭合會三字亦同聲厭旦亦與會朝同義又鳥有名盍旦者正謂其於合旦時鳴而名之也甲有合義亦可與會朝相證明矣正義釋傳以會朝爲會值甲子之朝失之箋以會朝爲會兵衆以朝旦亦非詩義

緜

緜緜瓜瓞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　瑞辰按段玉裁曰傳本作瓜瓞瓜紹也今本傳脫瓜瓞二字云瓜瓞瓜紹也者言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必小如瓝瓜之近本繼先歲之實亦小故亦謂之瓞也

瓜紹不云瓞以瓝紹之名名之故云瓜瓞又引爾雅瓞瓝說其本義也焦循曰毛葢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緜緜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蜎蜎者蠋傳云蜎蜎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瓜瓞猶言蔕片瓜果之生皆始於蔕瓝說文訓瓞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䄷正與此合今案爾雅既曰瓞瓝又曰其紹瓞明是兩種瓞小瓜名瓞紹爲近本之瓜小如瓞亦名瓞也毛云瓜紹者以嗣續之義宜取其紹瓞之瓞恐人誤以爲瓞瓝之瓞然又引瓞瓝者明其本義也毛傳質略言瓜紹其爲釋瓜瓞可知不必如段玉裁所云增瓜瓞二字亦不得

如焦循以瓜紹爲釋緜緜不絕之義非以釋瓜瓞也韓詩云瓞小瓜也爾雅舍人云瓝小瓜也爾雅瓞瓝說文作㼐瓝也㼐卽爾雅之瓝交勺二字古音同部故通用爾雅瓝九葉樊光本作駮與說文之以㼐爲瓝者正同至蔕說文云瓜當也此與瓞爲小瓜異義焦循以瓞爲蔕不若仍從古說以瓞爲瓜紹爲尤

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瑞辰按說文引詩陶𥧑陶穴作𥦆者葢三家詩云𥧑地室也此詩正義引作覆於地也說文又曰穴土室也段玉裁曰大雅箋云復者復於土上庾蔚之云復謂地上累土爲之

均與詩疏云覆於地合覆於地者謂旁穿之則地覆於
上穴則正穿之上爲中霤毛傳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
壤而穴之土謂堅者堅則不患崩壓故旁穿之使上有
覆葢陶其土旁穿之也壤謂柔者柔則恐崩故正鑿之
直穴之中爲中霤也毛葢讀陶爲掏鄭惟云皆如陶然
讀陶如窯爲異今按段說足以發明傳箋惟引庾說以
復爲地上累土爲之則非淮南子氾論篇古者民澤處
復穴高註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爲
窟室案高所引一說正爲復覆於地之制春秋襄三十
年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杜註窟室地室也據廣雅
寝窟也是窟室即陶復之復左傳又云吾公在壑谷是

復實旁穿崖岸爲之亦掏其崖岸中之土爲之非累土於地上爲之也復之爲言覆也謂覆於上者穴則鑿地爲之窩崔應榴曰陶其土而爲之盇又陶其土而爲之窩其說是也陶从傳讀爲掏爲、是不必如箋以爲似窯戴震以陶爲土壟復穴而居皆賴此陶爲之尤誤至淮南高注以復穴爲重窟者上旣陶其土以爲盇下又陶其土以爲室有似於重窟者然故或以爲重窟耳

來朝走馬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 瑞辰按說文趣疾也走馬卽趣馬之叚借故箋以早釋來朝而以疾釋走孟子趙註釋詩來朝走馬亦曰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玉篇引詩正作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是知古本

毛詩葢有作趣馬者或以走馬爲單騎之始失之

周原膴膴傳膴膴美也釋文膴音武韓詩同 瑞辰按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張載註腜腜美也李善註引韓詩周原腜腜廣雅釋訓腜腜肥也亦本韓詩肥與美一也腜與膴古通用小雅民雖靡膴釋文引韓詩亦作腜據爾雅釋言㥌愛也郭註㥌韓鄭語方言作韓鄭曰憮是方音讀憮與㥌同膴與腜亦猶是也韓詩葢本方音讀膴如腜字遂作腜與飴謀龜時茲爲韻毛詩字雖作膴其音亦當如腜字音梅釋文音武失之腜美以雙聲爲義腜通作每說文每草盛上出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每每謂草之肥盛卽腜腜也

堇荼如飴傳堇菜也荼苦菜也箋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釋文堇音謹按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音猶然 瑞辰按堇有三爾雅齧苦堇一也又芨堇草二也廣雅堇藋也三也芨堇之堇郭註以爲烏頭一名奚毒非可食之菜堇藋之堇本草以爲似藜一名拜一名蔏藋非苦荼之類惟爾雅齧苦堇郭註今堇葵也葉如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與毛傳言堇菜合說文堇草也根如薺葉似細柳蒸食之甘而爾雅言苦堇者古人語反猶甘草一名大苦也詩人蓋取苦堇之名與苦荼同類遂並稱之正義以爲烏頭釋文以爲藋菰失之荼有四爾雅釋木檟苦荼一也釋草荼苦菜二也蒤委葉三也

蕢蒡荼四也出其東門詩有女如荼此荼之名蕢蒡者即茅秀也良耜詩以薅荼蓼此荼之名委葉者即田草也谷風詩誰謂荼苦此詩菫荼如飴則爾雅所謂苦菜今北方所謂苣蕒菜一名苦苣者也至釋木檟苦荼乃茗也陶宏景疑苦菜即茗誤矣

爰始爰謀箋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 瑞辰按始亦謀也始謀謂之始猶終謀謂之究爰始爰謀猶言是究是圖也爾雅基肇皆訓爲始又皆訓謀則始與謀義正相成耳經以二爰字對舉如箋云始與豳人從已者謀則下爰字無所用王肅又於始字下增居字以釋之亦誤

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

瑞辰按說文契大約也繫傳引韓子宋人得契密數其齒謂契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又列子說符亦曰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注刻處似齒是契本以刀判契之稱因之凡以刀刻物通謂之契說文及廣雅釋言竝曰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誘註契刻臂出血是契與栔一也又通作挈釋文契本又作挈班固幽通賦旦筭祀於挈龜師古註挈刻也引詩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廣雅刻分也分即開也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曰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鑿亦刻

而開之也義與毛傳訓契爲開正合葢古者占龜之法皆先用鑿刻開其龜因於其開處取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註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廣雅罅璺裂也葢謂龜之開處其象相似也毛傳訓契爲開本謂刻開其龜正義引卜師開龜謂出其占書失之周官菙氏掌其燋契以待卜事杜子春曰契謂契龜之鑿也引此詩爰契我龜爲證葢鑿龜謂之契其用以鑿龜之具亦謂之契鄭箋以契爲灼周官鄭註以契爲楚焞竝失之

曰止曰時箋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瑞辰按王尚書曰曰字不當上

下異訓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跱跱止也今本爾雅跱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榤鑿垣而棲爲塒王風君子于役釋文塒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又待與時聲近而義同爾雅曰止待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說文是直也从日正正从一一曰止是時之本義爲是是从正本有止義故又引伸爲止廣雅時善也鄭注粊誓曰至猶善也是善與至同義至亦止也時爲善即爲止矣

迺慰迺止傳慰安也箋民心定乃安隱其居 瑞辰按慰

亦止也方言慰居也江淮青徐之間曰慰廣雅亦曰慰尻也居卽止也呂氏春秋愼大篇胼胝不居高注居止也安與居義本相成爾雅安止也迺慰迺止猶言爰居爰處皆複語耳

迺宣迺畝箋時耕曰宣乃又時耕其田畝正義宣者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　瑞辰按宣者以耜發田之謂大田箋曰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也周語王耕一墢班三之呂氏春秋孟春紀高註引周語作一墢宣蓋徧發之也迺畝與迺宣對言不得合爲一梓材若稽田旣勤敷菑傳曰已勞力布發之卽此詩迺宣也又曰爲厥疆畎傳曰爲其疆畔畎壟然後

功成卽此詩乃迺畝也上言疆理者定其大界此又別其
畎壟箋以時耕其田畝兼釋詩迺畝失之
縮版以載傳乘謂之縮箋旣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
相承而起乘聲之誤當爲繩也瑞辰按載通作栽說文
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又春秋莊二
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註於是樹版而興作中庸
栽者培之鄭註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
殖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是知載卽栽也栽謂樹立其
築牆長版也箋訓載爲承載之載失之說文牏築牆短
版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郭註築牆版葢古者築牆
短版用於兩耑爲橫版長版用於兩邊爲直版古以直

爲縮禮記古者冠縮縫孟子自反而縮皆謂直也又爾雅釋詁縱縮亂也說文亦曰縮亂也孔廣森曰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也亂義如正絶流曰亂彼註以正爲直是亂亦直意故以相詁王尙書曰周官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注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鄭注輪從也是輪亦直也輪與亂聲相近是亦縮嘗訓直之證縮版以載承上其繩則直謂繩直既立卽先樹立其直版縮版卽直版也縮版以載猶云直版以樹也說卦傳曰巽爲繩直廣雅繩直也深衣負繩及踝以應直淮南天文訓子午卯酉爲二繩高注繩直也繩縮義皆爲直是知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皆謂直之也蓋

繩直爲縮直立其版亦爲縮鄭箋及孫郭爾雅注舊皆
訓縮爲束失之

捄之陾陾傳捄虆也陾陾衆也箋捄抔也築牆者抔聚
壤土盛之以虆釋文捄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抔爾雅
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 瑞辰 按說文捄盛土於梩中也
虆梩同類孟子釋文虆土籠也梩土轝也與毛傳合傳訓捄爲虆者亦
謂盛於虆中耳說文又云一曰抔也與箋義合取之然
後盛之傳箋義本相成捄从徐音鳩爲是求鳩古音義
同求之言逑逑鳩皆聚也故說文及箋並訓抔說文抔
引堅也正義作引取釋文作引取土皆傳寫之誤陾陾
說文玉篇引作陑陑字亦作隭今詩作陾者蓋隭字之

譌而乃一聲之轉故陑陑又作仍仍廣雅仍仍衆也即
陑陑之異文

度之薨薨傳度居也箋度猶投也而投諸版中釋文度
韓詩云塡也 瑞辰按箋云投諸版中與韓詩訓塡義近
旣取土而後塡之旣塡而後築之正見詩言有序度與
塿通廣雅塿塞也塞與塡義亦相近傳訓度爲居失之

削屢馮馮傳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 瑞辰按古有婁無
屢屢卽婁字之俗當讀同傴僂之僂古以曲爲傴問喪
注傴背曲也是也以高出爲僂盎背曲則骨脊必隆起
因名傴僂通俗文曲脊謂之傴僂是也傴僂亦名句僂
說文痀曲脊也莊子達生篇句僂丈人承蜩是也車盎

之中高而旁下者謂之枸簍方言車枸簍秦晉之間自關而西謂之枸簍南楚之外謂之篷或謂之隆屈是也龜背之中高而兩旁下者亦謂之僂句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氏竊其寶龜僂句朱彬曰僂句即以名龜僂句不吾欺猶云龜不吾欺是也木之傴僂腫者謂之苻婁爾雅釋木瘣木苻婁是也頸之腫曰瘻說文瘻頸腫也是也邱壠之堆高者曰培塿方言注培塿亦堆高又集韻引埤蒼嶁山巔也孟子趙注岑樓山之銳嶺婁與樓皆从婁會意婁與隆雙聲故婁之義爲隆高竊謂削婁即削去其牆土之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惟其隆高故宜削耳至傳云削牆鍛屢之聲焦循謂以鍛斂之使入

則以削屢二字平列段玉裁訓屢爲牢似並失之

鼛鼓弗勝傳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樂事勸功也箋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瑞辰按傳箋皆分鼛鼓爲二但傳言樂事勸功不以爲止役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鼛通作皐皐之言告周官樂師鄭司農註皐當作告是也皐鼓取告衆以勸役之義進之非止之也鼛鼓弗勝特言工役之衆同時并工鼓不勝其擊耳箋以爲不能止失之

皐門有伉傳伉高貌釋文伉本又作亢韓詩作閌云盛貌 瑞辰按周官閽人疏引詩作亢與釋文所言又作亢

同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張參五經文字阬門高是知作亢者阬之消借字也閌卽阬之或體說文無閌字文選吳都賦高閎有閌西京賦魏都賦竝言高門有閌閌字旣本韓詩則作高門者亦韓詩也釋名釋親屬曰高皋也最在上皋韜諸也爾雅五月爲皋釋文皋本作高是皋與高音義正同

肆不殄厥慍傳肆故今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肆故也又曰肆故今也字各爲義言肆爲語詞之故肆與故又皆爲今（說詳王氏經義述聞及釋詞）爾非以故今二字連讀此詩肆不殄厥慍思齊詩肆戎疾不殄肆成人有德抑詩肆尚天弗尚肆字皆當从爾雅訓故傳箋竝訓爲故今失之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傳慍恚隕墜也箋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 瑞辰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又曰肆不殄厥慍又不隕厥問文王也趙註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殞失文王之善聲問也今按趙說是也此二句正言文王事混夷之事言始事混夷雖不能絕其慍怒亦不以以大事小而失其譽聞下四句乃言終伐混夷之事箋訓問爲小聘曰問失之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傳兌成蹊也箋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

伐之意瑞辰按此二句當與皇矣詩互證皇矣詩柞棫斯拔承上章作之屏之八句而言謂拔而去矣此詩柞棫拔矣亦當同義拔而去則義爲葢胡承珙曰爾雅釋詁拔盡也郭注以爲見詩今毛詩拔字傳箋皆無此訓疑三家詩或有訓拔爲盡者是也柞棫叢生塞路拔而去之故行路開通行道兌矣猶言松柏斯兌也傳於松柏斯兌訓爲易直而此傳兌訓成蹊者松柏錯於柞棫柞棫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柞棫塞道柞棫拔而道路成蹊不煩迂折亦易直也非易直不能成蹊是成蹊與易直義正相成至箋言士衆兌然葢讀兌爲脫然之脫與傳異義正義合而爲一失之

混夷駾矣傳駾突也 瑞辰 按說文駾馬行疾來貌也引詩昆夷駾矣疾與突義相成皇矣詩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肆犯突也疾突爲奔騰之貌疾而進者爲疾突退而奔者亦爲疾突故箋以驚走奔突釋之魯靈光殿賦張載註引詩昆夷突矣三家詩葢有作突者故毛詩以突釋駾耳

維其喙矣傳喙困也 正義喙之爲困則未詳 瑞辰 按喙與猭瘃字通說文無猭瘃二字古葢多借作喙爾雅釋詁䝲呬息也說文䝲臥息也从隶聲讀若虺喙當爲䝲字之叚借方言猭倦（倦與倦同）又曰瘃極也郭註今江東呼極爲瘃倦聲之轉也晉語余病喙矣韋註喙短氣貌廣

雅喙極也極卽困也方言廣雅並曰喙息也玉篇㾵困極也或作㱈㱈困極也亦作喙廣韻㱈困極也引詩昆夷㱈矣本亦作喙正義不明叚借之義以說文喙止訓口故不明喙之爲困耳困與息義正相成方言餯喙呬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喙或曰餯東齊曰呬說文東夷謂息曰呬引詩犬夷呬矣葢本齊詩及方言東夷當爲東齊之譌呬與喙古音同部故通用呬亦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犬夷引之者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也戴氏震以犬夷呬矣爲混夷駾矣之異文失之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

厥民初生之道 瓛辰 按生性古通用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樂記則性命不同矣鄭註性之言生也注可段爲生生亦可段爲性文王蹶厥生謂文王有以感動其性也毛詩述爭田讓田之事正感動其性之質不言生爲性者以其時性多段作生人所其明不煩訓耳頃見焦循說與予略同箋以爲動其厥厥民初生之道民初生之道亦即爲性其義固相通也又按說文生進也蹶僵也讀亦若橜橜一曰門梱也梱橜爲門中所豎短木所以止門是橜有止義蹶之言橜蹶厥生即止厥訟者之進正毛傳所云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者也似較讀生爲性義尤直捷

予曰有奔奏傳喻德宣譽曰奔奏箋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諭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瑞辰按王尚書曰傳箋異義正義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告語之義故曰喻德宣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今按王說是也周禮鄭司農注讀皋爲奏皋字俱从本會意故奏奏亦通告說文奏奏進也進言卽告也此詩上二句以疏附後先作對下二句以奔奏御侮作對奏當从傳訓作告語爲允楚詞章句引詩予聿有奔走尚書大傳亦作奔走三家詩葢有作奔走者箋說本之故與傳

異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傳興也棫白桵也樸抱木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瑞辰按古者燔柴以祭天神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周官小宗伯鄭註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則類祭上帝依乎郊祀是亦用燔柴也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此詩二章奉璋是發兵之事三章六師是伐崇之事春秋繁露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則首章薪之槱之蓋將出征類乎上帝之事或以文王未嘗郊

天而周官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雨師畢也星
占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則此
詩薪槱蓋文王上祭於畢之禮又按王尚書云樸亦木
名說文作樸云棗也爾雅樸抱者彙謂樸是棗之一種
棫與樸二木並言毛鄭以樸爲棫之叢生者殊誤
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
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瑞辰按九獻之禮夫人執
璋瓚以亞祼惟祭統云大宗伯執璋瓚亞祼鄭註容夫
人有故攝焉則代后奉璋瓚者非常禮也春秋繁露曰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然周官小宰註云
天地大神至尊不祼亦不得言郊祀之禮祼以璋瓚今

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白虎通義曰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是璋古用以發兵此詩下章言六師及之則上言奉璋當是發兵之事故傳惟言半圭曰璋不以爲祭祀所用之璋瓚耳

追琢其章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　瑞辰按箋說是也追卽彫之叚借說文琱治玉也彫琢文也治玉以琱爲正字今經傳通作彫與雕爾雅玉謂之雕又曰玉謂之琢雕琢以雙聲相轉注字異而義同荀子富國篇說苑修文篇並引詩彫琢其章趙註孟子彫琢治飾玉亦引詩彫琢其章是

彫琢皆治玉之證追與彫雙聲故叚借通用猶雕弓詩作敦弓士冠禮注追猶堆也說文𠂤小𠂤也今俗通作堆也毛公特以追琢分屬下句金玉故謂金曰彫耳周官追師鄭註及玉篇並引詩章作璋三家詩或有作璋者則追爲治玉益可知矣

金玉其相傳相質也 瑞辰 按說苑修文篇引詩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是亦訓相爲質

綱紀四方箋以網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瑞辰 按說文綱网紘也綱爲網之大繩商書所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至於紀則說文曰統紀也紀別絲也淮南泰族篇曰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女責以熱湯而抽其

統紀則不能成絲是紀乃別絲之稱凡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得其紀而衆絲始可理也墨子尙同篇古者聖王爲五刑清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是紀與綱各別之證箋以綱紀皆爲取網罟爲喻失之樂記中和之紀鄭注紀總要之名也禮器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鄭注紀者絲縷之數有紀也是紀之本義謂得其統紀而衆絲可治猶之綱舉而目張也此詩正義謂綱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亦非詩義

旱麓

序申以百福干祿焉 瑞辰按干祿與百福對言干祿疑

干祿形近之譌此詩干祿豈弟及假樂詩干祿百福干皆當作干百之干傳譌已久遂以干字釋之耳

瞻彼旱麓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 瑞辰按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是旱爲山名之證尙書納於大麓馬鄭注竝曰麓山足也與毛傳合麓通作鹿春秋僖四十年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曰麓詩言榛楛濟濟周語引此詩而釋之曰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亾則麓宜謂林屬於山者矣

瑟彼玉瓚傳玉瓚圭瓚也箋瑟潔鮮貌釋文瑟又作璱

瑞辰按說文璱玉英華相帶如瑟弦引詩璱彼玉瓚又璪字註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又璠字註引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是璱本從玉瑟聲兼从瑟會意作璱者正字作瑟者渻作字也周官典瑞註引詩卹彼玉瓚又作䘏羣經音辨曰卹玉采也作卹者蓋三家詩瑟卹古音同部故通用猶恤之通作謐也

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釋文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定本及集註皆曰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

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瑞辰按此箋合黃流爲一以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其色黃因名黃流非傳義也傳蓋分黃與流爲二以黃卽黃金勺也故曰黃金所以飾凡勺皆有鼻爲酒所流之處因名其鬯爲流故曰流鬯也在中者對靑金外言之則黃與流皆在中非乘中之中正義謂傳有飾字是也若傳本作黃金所以流鬯是合黃流爲一皆指秬鬯箋不須復云黃流秬鬯矣正義合傳箋爲一失之

淸酒旣載箋旣載謂已在尊中也瑞辰按文選西征賦李善註引韓詩章句云載設也載與𩜁音同說文𩜁設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卽𩜁字之同音叚借

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旣載清酤義同廣雅亦云載設也石鼓詩載皆作𢦏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載亦設也此箋以旣載爲已在尊中失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傳瑟衆貌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燰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瑞辰按棫樸箋云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此詩釋文云燎說文作尞一云柴祭天也是知民所燎矣當謂取爲燔柴之用箋謂除其旁草非也又按爾雅棫白桵郭注桵小木叢生有刺與柞爲櫟樹無刺者別通志引陸機疏云三蒼說棫即柞非也

施于條枚箋延蔓於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

人之功而起 瑞辰按詩以葛藟之延易於條枚興福祿之歸君施延一聲之轉呂氏春秋知分篇韓詩外傳卷二引詩並作延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作延从韓詩也箋訓延蔓亦本韓詩爲訓

求福不回箋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瑞辰按說文𡚁衺也从交韋聲經傳𡚁通作違因韋與回同聲又借作回小文謀猷回遹傳回邪也大明厥德不回傳回違也違卽𡚁衺之𡚁明回爲𡚁之叚借也說文湋回也取聲近爲義尚書靜言庸違吳志陸抗傳引作靜言庸回史記又作共工善言其用辟回辟皆邪也此詩求福不回毛雖無傳葢以義同小縃大明章耳晏子春秋曰回吾

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引詩求福不回又云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呂氏春秋知分篇載晏子引此詩求福不回高誘註求福不以邪道正訓回爲褘衺之褘箋以爲不違先祖之道讀同韋背之韋說文韋相背也失其義矣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王室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言其謙恭自卑小也瑞辰按思齊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似嗣徽

音乃言大似兼嗣大姜大任之德音耳先大任而次大姜古人行文自有錯綜不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思愛大姜配大王之禮也傳訓齊爲莊正義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作疾齊壯也齊壯皆與疾同義齊當讀如幼而徇齊之齊齊疾亦美德也莊壯古通用或毛公所據爾雅自作莊耳說文娟說也說即悅字與傳訓愛義近說文又曰嫞媚也娓順也讀若媚嫞娓之義通於美好廣雅媚好也媚古訓爲好皆言其德之美不必如傳訓愛兩思字皆語詞鄭訓爲常思失之周京本皆地名後以周爲有天下之稱以京爲王室之稱非有尊卑大小之別且京室之婦本承大姜言之不指大任箋以爲大任言

京以見其謙恭自卑小也亦非詩人或言周或言京特變文以見義若以爲周大京小則大明詩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皆指大任言豈亦有大小乎

則百斯男傳大似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瑞辰按百男特頌禱之詞猶假樂詩子孫千億耳傳謂衆妾則宜百子失之

惠于宗公傳宗公宗神也箋宗公大臣也 瑞辰按宗尊雙聲宗公卽先公也言其久則曰古公言其尊則曰宗公又宗崇古通用崇高也則宗公猶云高祖與尊義亦正相近傳云宗公宗神者葢據下文連言神耳亦當指先公言箋訓爲大臣失之胡承珙據周官甸師用牲于社

社宗杜子春以宗爲宗廟謂宗公即宗廟之先公說亦未確

神罔時恫傳恫痛也 瑞辰 按恫痛以雙聲爲義爾雅釋言恫痛也說文恫痛也一曰呻吟也不引詩侗字註大皃引詩神罔時侗葢許君所見毛詩自作侗假借字也爾雅釋文亦曰恫字或作侗與說文合桑柔詩釋文恫本又作痌痌字說文所無見玉篇葢後作字即恫之或體時與所古同義通用 詳見王氏經義述聞 神罔時怨猶言神罔所怨也神罔時侗猶言神罔所恫也箋訓時爲是失之

刑于寡妻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瑞辰 按釋文引韓詩刑正也趙注孟子訓刑爲正

義本韓詩說文㑹古文法字正亦法也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法而不譎是知毛韓詩法與正同義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說文寡少也从宀頒頒分也宀分故爲少也此但釋从頒訓少之義頒少特爲叚借若頒之本義則說文訓大頭也寡从頒會意宜有大義書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寡命卽大命也康誥乃寡兄朂寡兄卽長兄也此詩寡妻亦謂大妻故得以適妻釋之適與嫡通廣雅嫡君也據爾雅曰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而尸子曰天帝皇后辟公皆大也是訓君者皆有大義廣雅又曰嫡正也爾雅白正長也長亦大也是

適妻即正妻亦有大義毛傳以釋寡妻益可證寡妻之爲大妻矣箋以寡有增成其義失之又按物大者必少寡少亦大義之引申胡承珙曰適與庶對庶爲衆則適爲寡矣諸侯一娶九女八皆爲妾惟一爲適則訓適爲寡少義亦得通不得如箋以寡有爲賢耳

以御于家邦傳御迎也箋御治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訝迎也說文訝迎也傳以御爲訝之叚借故以迎釋之御迎以雙聲爲義又迎字亦有御音楚辭離騷九疑繽其並迎與故爲韻則迎可讀若御故傳以御爲迎又迎之義爲進謂由刑寡妻至兄弟以進及於家邦傳訓御爲逆猶訓御爲進也此詩至于兄弟二句承上刑于寡妻

言刑法也法卽所以治也不須更言治以御于家邦由
兄弟而推及之迎卽接也謂以接於家邦廣雅接徧也
猶言以徧於家邦王肅於迎下增治字鄭訓爲治趙注
孟子訓享言享天子國家之福竝失之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箋臨視之
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
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 瑞辰按傳云
以顯臨之則不爲語詞不顯卽顯也至以保安無厭釋
無射亦保則與上句文法不類今按無爲語詞無射卽
射猶之無念卽念也古射字與夜夕字疊韻亦通用故
春秋狐射姑穀梁傳作夜姑曹莊公名射姑史記作夕

姑夜夕皆有闇冥之義廣雅昔夜闇也昔卽夕也祭義夏后氏祭其闇鄭註闇昏時也古字義生於音射與夜夕同音亦卽有闇晦之義故詩以射對顯言顯爲明則射爲闇矣詩兩亦字皆語詞不顯亦臨猶云顯則臨也無射亦保猶云闇則保也臨者臨視之義保者保守之義言文王無時不警惕也傳箋竝失其義矣又按爾雅釋詁射厭也厭晻闇竝雙聲射可訓爲厭斁之厭卽可訓爲厭闇之厭此亦射有闇義之證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傳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烈業假大也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假之

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瑞辰按通鑑注引風俗通戎者兇也白虎通禮樂篇戎者强惡也戎疾與烈假對文戎疾皆惡也傳訓戎為大失之厲烈古同聲厲說文作癘云惡疾也公羊傳作痢何休註痢者民疾疫也烈卽癘之叚借假卽瘕之叚借說文瘕女病也叚玉裁以女為衍字蠱假亦一聲之轉隸釋載漢唐公房碑作厲蠱不遐蓋本三家詩是知箋訓厲假為病亦本三家詩正讀烈假如瘕也詩兩不字皆句中助詞肆戎疾不殄卽言戎疾殄也烈假不瑕卽言厲蠱之疾已也傳云不絕之而自絕箋云不已之而自已失之迂矣孔廣森以疾殄與下假瑕為句中韻疑殄轉音近飻飻疾古

音皆在去聲霽韻今按疾从矢聲方言軫戾也如淳漢書音軫如拂戾之戾正與矢音同部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傳言性與天合也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瑞辰按王氏釋詞曰兩不字兩亦字皆語詞式用也入納也言聞善言則用之進諫則納之宣二年左傳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是納諫爲入也今案王說是也說文入內也內入也內卽納也故納諫得爲入矣傳箋竝失之

小子有造傳造爲也箋小子其弟子也子弟皆有所造

成瑞辰按說文造就也造就二字以疊韻爲義爾雅釋言造爲也廣雅釋詁爲造二字竝云成也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註不成爲介蟲也是爲卽成也是知傳訓造爲爲箋以成釋之正是申明傳義閔予小子詩遭家不造傳造爲箋云造猶成也義與此章正同正義以爲異義失之

古人之無斁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瑞辰按古斁擇殬三字同音通用雲漢詩耗斁下土箋斁敗也斁卽殬字叚借說文殬敗也引書彝倫攸殬今書作斁鄭註亦訓爲敗是斁殬一也王氏經義述聞曰呂刑敬忌罔有擇言在

躬擇當爲斁斁即殬也言罔或有敗言在身也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今按此箋讀斁爲擇引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而曰以身化其臣下蓋亦訓擇爲敗謂古人無敗德故能化其臣下也正義及說孝經者均以身爲無可擇失之迂矣

譽髦斯士箋故今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後人之美也 瑞辰按譽豫古通用爾雅釋詁豫樂也髦之言芼訓選擇也 關雎詩左右芼之傳芼擇也 爾雅釋言髦選也正釋此詩譽髦斯士猶云樂選斯士耳傳以譽髦斯士連上讀箋以譽爲名譽髦爲成爲俊乂之美均失之

皇矣

求民之莫傳莫定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貉嘆安定也莫卽嘆之消借說文嘆㗅嘆也呂覽高註嘆然無聲也㗅嘆無聲則定矣廣雅釋詁嘆安也安亦定也下文貉其德音貉亦嘆之叚借故左傳韓詩皆引作莫釋文引韓詩曰莫定也與此傳訓莫爲定正同至漢書潛夫論及文選注竝引作求民之瘼瘼謂病也葢本三家詩顏師古匡謬正俗不知民瘼義本三家詩直謂屬詞者改莫爲瘼誤矣

維此二國傳二國夏殷也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 瑞辰按傳說是也書言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論語周監於二代皆以夏殷竝言與詩言二

國同耳或謂夏已遠不得與殷並言因謂古文上作二與一二之二相似二國當爲上國之譌非通論也

維彼四國傳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箋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其也 瑞辰 按詩中言四國者多係泛言傳以四國爲四方是也至以彼爲彼有道則非文四年左傳引詩爲彼二國其政不獲爲此四國爰究爰度彼此二字與毛詩互異潛夫論引詩上下二字皆作此字足徵彼此葢隨言之非有異義

爰究爰度傳究謀度居也箋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其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 瑞辰 按宅度古同聲通用故書宅西縫人注作

度西詩宅是鎬京坊記作度此維與宅論衡亦作度是知爾雅釋言宅居也卽毛傳度居也所本盂義不明通借遂不知其訓本爾雅矣方言度尻也尻與居同書何度非及史記周本紀作何居非其宜是皆度訓居之證說文尻處也王尚書曰處爲居爲止又爲審度大戴禮官人篇以其聲處其氣謂審其氣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處其形謂審其形也淮南兵畧訓處次舍謂審度次舍也周語目以處義謂相度事宜也今按王說甚確居與處同義處爲審度則居亦有審度之義易象詞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賢德卽審度賢德也君子以辨物居方居亦辨也居方卽審辨方向也毛傳訓度爲居其意當

亦以居爲審度鄭君不知居有審度之義故改訓爲謀而正義因以度地居民爲說失其義矣又按爰究度當謂天之謀度四國箋以爲四國助殷崇謀亦非詩義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毛本作老也誤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　瑞辰按廣雅諸怒也玉篇耆怒訶也廣韻諸訶怒也怒惡義同傳葢以耆爲諸之借字故訓爲惡說文無諸字古葢止借作耆耳又按耆从旨聲旨責二字雙聲廣雅怒責也讀怒也責與怒皆惡也以聲爲義則耆字亦得訓惡耳箋訓爲老失之正義謂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爲惡尤失之鑿矣至潛夫論班祿篇引詩作上

帝指之此亦諸之同聲叚借字或遂以爲上帝指示之未免望文生義矣廣雅釋言指斥也（斥字說文作㡿）指斥亦怒責之義正與耆之訓惡怒者同足證聲同者義亦同耳胡承珙曰耆疑卽指之借字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是指有惡義

此維與宅傳宅居也箋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瑞辰）按淮南子氾論篇引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漢書匡衡傳谷永傳竝引詩作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俱與箋義合足證箋說有本然天固非有形可居也宅度古同音通用此維與宅論衡初禀篇引作此維與度宅卽度猶

言帝度其心耳詩因上言爰究爰度故下叚宅爲度以與度爲韻此亦義同字變之類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據防記引作度是鎬京宅亦度之叚借也

作之屛之釋文屛必領反除也經義述聞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傳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斮郭註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瑞辰按柞槎聲近通用說文槎衺斫也引春秋傳山木不槎當作木不槎槎國語韋昭注槎斫也西京賦註引賈逵解詁曰槎邪斫也集韻柞與槎同是知柞爲槎之叚借柞作同音槎可叚爲柞卽可假爲作柞作皆槎字之借箋云作讀爲槎可也不必更轉讀爲柞耳

說文屏蔽也姘除也屏訓除當爲姘之叚借
其菑其翳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瑞辰按爾雅木自
斃神立死菑蔽者翳郭註引詩其菑其翳邵氏正義引
李巡本蔽作斃云斃死也此詩正義引爾雅斃者翳正
从李巡本弊斃蔽三字古同聲假借通用爾雅釋言弊
踣也釋文弊字又作斃是也釋木木自斃柛蔽者翳蔽
作斃者借字故李巡本作斃者翳毛傳亦作自斃爲翳
胡承珙曰爾雅先以木自斃神總釋自死之木下乃以
菑與翳相對成文謂一立一踣其說是也周官鄭註泰
山平原所樹立物爲菑是菑有立義故爾雅以木之立
死者爲菑菑側二字亦雙聲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以人

爲菑何休註菑周埒垣也今大學辟雍作側字說文槷傳曰既枯之木側立不仆根著於地曰菑是也韓詩以菑爲反草李巡以當死害生曰菑竝失之爾雅木自獘柛說文柛作槇云仆木也仆與獘亦雙聲毛詩不取爾雅自獘柛而以自獘爲翳獘當讀蔽胡承珙曰謂其死而覆蔽於地者正與菑立相對李巡以蔽爲獘訓死失之韓詩翳作殪殪亦仆也後漢光武紀注曰殪仆也仆與踣通翳殪雙聲翳卽殪之借字故釋名曰殪翳也就隱翳也與爾雅蔽者翳同義說韓詩者乃曰殪因也因高塡下也郭注爾雅蔽者翳謂樹蔭翳覆地者失其義矣

其灌其栵傳栵栭也　瑞辰按栵與菑翳灌相類不應獨
爲木名經義述聞曰栵當讀烈烈栟也斬而復生者也
方言烈栟餘也陳鄭之間曰栟晉衛之間曰烈秦晉之
閒曰肄或曰烈是烈栟肄一也今按王說是也爾雅釋
詁烈栟餘也郭註晉衛之間曰蘖陳鄭之閒曰烈與今
方言互異栟說文作𣡌云𣡌伐木餘也𣡌或作櫱从木
辥聲又不古文𣡌从木無頭又枿亦古文𣡌商書若顛
木之有由蘖說文引作若顛木之有甹𣡌書釋文引馬
云顛木而肄生曰栟栟卽枿之隷變肄與蘖以雙聲段
借烈與蘖以疊韻段借蘖可段爲烈卽可段作栵矣灌
爲叢生栵爲栟生二者相對成文猶菑與翳一立一

也說文裂繒餘也木之餘爲烈衣之餘爲裂其義一又餘子曰孽子米牙曰糵亦與蘖爲木餘同義栵義又近列廣雅列餘也詩序宣王承厲王之烈猶云承先王之餘也段玉裁謂栵當作櫱爾雅本相磨櫱乃另釋枝柯皮甲之類不與上節木自弊神等句爲一例末若顚栵爲烈烈爲確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正義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作應也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 瑞辰按爾雅釋詁串貫竝訓習

也釋文貫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玉篇串或爲慣傳以串卽貫字之叚借故以習釋之未若箋謂串夷卽混夷爲允串卽毌字之隸變貫毌古今字昆貫雙聲畎與昆貫亦雙聲故知串夷混夷爲一皆畎夷之叚借或又省作犬夷皆一音之轉患字从串得音故串夷或作患夷亦同音叚借字耳正義乃以患夷爲患中國之夷失之鑿矣至箋釋路字正義从孫毓本作應而以本或作瘠爲誤今按或本作瘠者是也古路與露同露之言臚也瘠者其筋骨外見臚列於外故訓爲露又訓爲羸露通作路孟子是率天下而路趙注是率天下之人以羸路也又通作潞呂氏春秋不屈篇曰士卒罷潞高誘注

贏也箋以路爲露之叚借故訓爲瘠古以國之盛爲肥
則以衰爲瘠矣方言廣雅竝云露敗也左氏昭元年傳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逸周書皇門解曰自露
厥家管子四時篇曰國家乃路路當訓敗敗與瘠義相
近瘠之卽敗之也露義又近疲管子五輔篇曰振罷露
秦策諸侯見齊之罷露罷与疲同罷亦露也詩謂帝遷
明德串夷則瘠敗罷憊而去故曰載路若訓爲應如云
串夷則應則不詞矣正義轉从孫毓作應失之
天立厥配傳配媲也箋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
大姒也釋文配本亦作妃音同 瑞辰按妃配古通用作
配者妃之叚借配之本義說文訓爲酒色耳下章帝作

別作對傳對配也箋作配謂為生明君也天立厥配正

與作對同義謂立君以配天也古以受天命為天子為

配天莊子天地篇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郭

象註謂為天子荀子大畧篇配天而有天下者君義故

殷禮陟配天洛誥其自時配皇天皆以人主受天命為

配天文王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配上帝亦配天也

天立厥配宜指文王配天而言胡承珙曰妃之為媲不

必定謂男女配偶毛訓配為媲正當為配天之義不得

如箋以為賢妃

奄有四方傳奄大也　瑞辰按周頌執競奄有四方傳奄

同也爾雅釋言荒奄也又弇蓋也弇同也弇奄古通用

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从大申申展也又俺大也俺與奄聲近而義同葢奄之義本為大大則無所不覆故同謂之奄覆與葢均謂之奄大則無所不有故荒為奄卽為有爾雅毛傳荒有也又按奄有義本相成而詁各有常如繆木詩葛藟荒之毛傳荒奄也當為奄覆若云奄有奄大奄同則不詞矣書惟荒度土功鄭註荒奄也當為奄大若云奄有奄同則不詞矣至此詩及執競並云奄有四方閟宮詩奄有下國奄有下土奄有龜蒙元鳥詩奄有九有葢以奄有二字連文奄卽有也奄卽為有而複稱之同奄有猶撫本為有廣雅撫有也而經傳亦連稱撫有也奄訓有者亦語詞猶有虞有周之比毛傳或訓大或訓

同失其義矣

帝省其山箋省善也天既顧文乃和其國之風雨 瑞辰按省善義本釋詁然下文作棫斯拔松栢斯兌乃人之拔去叢木以待松栢大本之易直實人事非天時也說文省視也又曰相省視也帝省其山當謂帝省視其山不得以為善也

四章維此王季 瑞辰按昭二十八年左傳引詩作維此文王此詩正義云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又樂記引詩莫其德音十句鄭註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又徐幹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維此文王其說葢皆本韓詩陳碩甫曰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

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今按左傳及韓毛詩作文王是也詩貊其德音四句皆言文王之德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乃言文王之德能使民順比也祭統身比焉順也荀子議兵篇曰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順與比義正相近易比象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左傳擇善而從之曰比正以從釋比字詩比于文王承上克比言之言民之親比於文王也惟詩上作維此文王下乃言比於文王耳鄭本誤作維此王季因讀比爲比方之比又因以父同子言之不順正義遂以文王爲之言文德之王矣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箋德正應和曰貊釋文貊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正義曰左傳樂記皆引詩貊皆

作莫釋詁曰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釋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 瑞辰 按爾雅今本作貉嗼定也據釋文貉本又作貊嗼本亦作莫是正義所引即釋文所云又作本也據說文嗼啾嗼也玉篇云嗼靜也是訓靜者以嗼爲正字毛詩作貊爾雅作貉皆同音叚借字韓詩作莫省借字也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章句曰寞靜也則韓詩又有作寞者矣又按爾雅釋言漠清也說文亦曰漠淸也漢書賈誼傳注漠靜也則漠亦與嗼音義同

克長克君 瑞辰 按君本文韻之類此詩以君与類比相協則轉讀若威爲微韵之類葢微爲文之陰聲故君轉

讀若戚猶殷讀若衣也說文君讀若威又引漢律婦告威姑郎君姑皆君可讀威之證孔廣森曰集韻八未部有窘字巨畏切此音君當同之易順以從君也与其文蔚也爲韻讀法正同

其德靡悔箋王季之德比於文王靡有所悔也 瑞辰按悔當爲晦之叚借尚書洪範曰貞曰悔鄭註悔之言晦也段玉裁桂馥竝曰晦猶終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是晦之義爲終爲盡此詩靡悔正當訓晦其德靡悔猶云其德不已故下即繼以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矣舊竝訓爲悔恨如云其德無恨則不同若如左傳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是又於經文其德之下增

成其義而後明非詩義也蓋由不明詩人叚借之義故
不免辭費耳
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畔援猶跋扈也瑞
辰按釋文引韓詩畔援武强也箋義正本韓詩畔援道
作畔換漢書叙傳曰項氏畔換師古註畔換強恣之貌
猶云跋扈也引詩無然畔換又作泮奐叛換卷阿詩泮
奐爾游矣箋泮奐自放恣之貌魏都賦雲徹叛換張載
註叛換猶恣睢也又作絆換玉篇保字下曰詩無然絆
換絆換猶跋扈也爰有緩音故通作換畔換二字疊韻
傳分畔援為二失之跋扈為彊武皃忿就章有潘扈隸
釋成陽令唐扶碑夷粵佈㧑皆一語之轉

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瑞辰按箋訓岸爲訟是也誕者語詞訓大亦語詞也朱彬有釋大一篇詳言之矣先登於岸謂先平獄訟卽書傳所稱文王一年斷虞芮之訟也爭田者非畔援卽歆羨帝謂文王無信縱其畔援歆羨正所以平其獄訟耳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是不直也 瑞辰按侵阮徂共承上敢距大邦言之毛傳言密須侵阮遂往侵共是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正與毛

傳合箋从魯詩以阮徂共爲三國不若毛傳爲允

王赫斯怒箋斯盡也說文鄭讀斯爲賜 瑞辰按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爾雅釋言無之惟方言澌盡也文選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李善註引方言賜盡也斯賜雙聲故通用正義所引釋言當爲方言傳寫之譌然以經文觀之斯乃語詞斯猶其也王赫斯怒猶云王赫其怒與詩言有扁斯石則百斯男有秩斯祜句法正同不得如鄭訓爲盡也正義釋傳訓斯爲此亦非

以按徂旅傳按止也旅地名也箋以卻止徂國之兵衆 瑞辰按按字孟子引作遏按遏二字雙聲爾雅茲訓爲止故通用旅呂古同聲通用孟子引作以遏徂莒趙注

以遏止徂伐莒者蓋以莒爲國名毛傳以旅爲地名正以旅爲莒字之叚借地名猶言國名也上文言侵阮徂共而下文又言以遏徂旅者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徂侵共遂徂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爲其說是也至韓非子難二云文王伐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彼言文王伐莒與詩文王遏徂莒者異義或謂卽此詩遏莒之證非也至鄭箋以徂爲國名經傳無徵不若從傳義爲允

以對於天下傳對遂也箋對答也以答於天下嚮周之望　瑞辰按廣雅釋詁對揚也古或連稱對揚或稱遂揚

對卽遂遂卽揚也以對于天下猶言以揚於天下以揚於天下猶言以顯於天下以稱於天下也孟子趙注以揚名於天下正本毛傳訓遂之義詩正義釋毛謂遂天下心失之箋訓答亦殊毛義

依其在京箋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 瑞辰按王氏經義述聞曰依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詞依之言殷殷盛也言文王之兵盛依然其在京地也今按王說是也依殷二字雙聲古通用此詩依其正與鄭風言殷其句法相同

侵自阮疆箋以往侵阮國之疆 瑞辰按戴震毛鄭詩考正曰疑侵當作寖兵之寖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

侵阮而遂致譌今按戴氏疑侵當爲寖是也古文多消借寖卽可叚借作侵不必其爲譌字耳依其在京是已還兵於周京則寖自阮疆是追述其息兵於阮疆之始毛傳以侵阮者爲密須則周人伐密所以救阮不得言侵阮也

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箋鮮善也 瑞辰按詩譜正義引皇甫謐曰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文王旣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此詩正義引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曰文王徙宅於程葢謂此也是又以詩度其鮮原卽爲宅程與詩譜正義互異 惠棟詩古義

又據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竹書紀年帝辛五十二年秋周師次於鮮原以爲鮮原在商周之境正義及蘇氏皆誤以爲程邑今按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於周師遂遷於程此詩承上章伐密言之正義以度其鮮原卽爲宅程是也但不得以鮮原爲地名耳王出圖商之鮮原自爲地名在商周境上此詩下言居岐之陽在渭之將不得遠在商周之境鮮原蓋泛言小山下原非地名也度其鮮原卽公劉詩陟降在巘復降在原特彼分言之此合言之耳公劉詩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與此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合鮮巘古通用月令鮮羔卽豳風之獻羔是其證也古者建國必先

相度其山川原隰定之方中詩景山與京降觀于桑緜
詩周原膴膴公劉詩陟降在巘復降在原于胥斯原瞻
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皆與此詩度其鮮原同義
而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與度其鮮原句法正同
則鮮原之不爲地名明矣鄭箋訓鮮爲善正義言文王
徙鮮原惠棟引周書及竹書紀年以釋此詩之鮮原竝
失之矣又按爾雅小山別大山鮮文選吳都賦註長笛
賦註竝引作嶰胡承珙曰爾雅本作解字故郭註曰不
相連作嶰者後人妄加山旁耳今按毛傳一引作鮮一
引作巘則爾雅本古亦有作鮮者鮮斯古音近斯之言
析也則鮮與解義亦相通又鮮解二字雙聲古音同在

支部故字得通用耳

萬邦之方傳方則也箋方猶嚮也爲萬國之所嚮瑞辰按爾雅矩則法也廣雅榘方也榘所以爲方榘爲法則知方亦爲則萬邦之方猶云萬邦爲憲憲亦法也則也廣雅又云方正也正亦所以爲灋則也箋訓爲嚮未若毛傳之確

在渭之將傳將側也瑞辰按將則二字雙聲側从則聲故將得訓側將旁二字疊韻旁亦側也又將與牆古通用公羊成三年經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穀梁經作伐牆咎如釋名輿棺之車其旁曰牆似屋牆是牆爲在旁之名將與牆音近義同故將亦爲側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傳不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夏諸夏也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瑞辰按以與古通用聲以色猶云聲與色也夏以革猶云夏與革也中庸引此詩而釋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以聲色對舉是其證矣汪氏德鉞曰不大聲以色者不道之以政也聲謂發號施令色謂象魏懸書之類不長夏以革者不齊之以刑也夏謂夏楚朴作教刑也革謂鞭革鞭作官刑也其說得之可正傳箋之誤

不識不知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　瑞辰按呂氏春秋本生篇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高誘

註引詩不識不知爲證淮南子原道篇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又脩務篇性命可悅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高註竝引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知詩言不識不知正謂生而知之無待於識古知今故箋又云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怨耦曰仇 瑞辰按傳訓仇爲匹是也仇方卽與國也弟兄則謂同姓後漢書伏諶言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蔡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引詩詢爾仇方同爾弟兄爲證所謂詢之同姓卽指詩同爾弟兄

言也古音兄讀如荒正與仇方爲韻當以後漢書引作同爾弟兄爲正今作兄弟者乃後人誤倒耳

以爾鉤援傳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正義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　瑞辰按墨子備城篇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　一鉤　二衝　三梯　四堙　五水　六穴　七突　八空洞　九蟻附　十轒輼　十一軒車　十二　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分鉤與梯爲二則鉤非卽雲梯明矣六韜軍用篇有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蓋卽此詩之鉤傳云鉤鉤梯者謂以鉤鉤梯而上故又申言之曰所以鉤引上城者非謂鉤

卽梯也正義謂鉤援卽雲梯失之

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名知臨衝俱是車也　瑞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鉤衝梯四者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墨子有備高臨篇云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臨吾城不言臨爲車其言備具則曰臨以逹努之車篇謂臨車可用以守城卽可用以攻城又詩與衝並言衝爲車則知臨亦車耳至臨韓詩作隆者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畧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惠氏棟武氏億段氏玉裁並以隆衝爲

衝車之高大者未若傳疏訓爲二車爲確說文轒陷陳車也衝郎轒之叚借六韜軍用篇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蓋衝本以陷陣亦兼用以攻城又按六韜軍畧篇凡三軍有大器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飛樓蓋郎墨子之軒車左傳之巢車則臨衝與巢車有別惠氏棟謂臨衝爲巢車之類亦非

是類是禡傳於內曰類於外曰禡箋類也禡也師祭也

瑞辰按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說文禷以事類祭天神毛傳蓋以類祭天神是將出征時事故曰於內曰類然此詩是類是禡

承上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言之蓋與禡並祭於所征之地淮南子本經篇有不行王道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高誘註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引詩是類是禡則高誘以詩是類爲類祭社矣祭天曰類祭社亦曰類此詩類禡並言當从淮南子高註以類爲祭社爲是不必如毛傳云於內曰類也禡周官肆師甸祝皆作貉杜鄭讀貉爲十百之百禡百雙聲故通用

是致是附傳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

瑞辰按傳以致附與類禡對舉遂並以祭神釋之然祭祀未有專名致者祔祭先祖卒哭之祭其子孫自爲之

亦非師祭也竊謂致者致人民土地說文致送詣也送
而付之曰致已克而不取之謂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鄭
入陳祝祓社即此詩之是類也又曰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即此詩之是致也附當讀如拊循之拊亦
通作撫隱十年左傳曰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即此詩是附也說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
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何楷謂即此詩是致是附其說
是也僖十九年左傳宋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臨
衝閑閑以下言其始伐也臨衝茀茀以下言其再舉也
惟初伐未遂絕滅之故類禡之後惟致其土地人民而

已惟拊循其國而已至於致之拊之而不知悔乃復伐而絕滅之耳

是絕是忽傳忽滅也瑞辰按爾雅釋詁忽滅二字並云盡也是忽滅二字同義凡二字同義即可互訓毛傳訓忽爲滅猶之爾雅摟斂並訓爲聚而角弓鄭箋即訓婁爲斂婁即摟也正義謂忽滅者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是先儒互訓之妙唐人已莫能知失傳恉矣

靈臺

序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瑞辰按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趙岐孟子註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皆與序言文王有靈德不合惟說苑修文篇云積恩爲愛積

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臺者積仁也劉向說多本韓詩與序言靈德正合爾雅釋詁令善也廣雅釋詁靈善也積仁爲靈葢亦訓靈爲善因有善德而名其臺爲靈臺囿與沼又因在臺下而同名之爲靈不必以爲神靈也

經始靈臺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瑞辰按服虔左傳註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自是周制當文王時未必有天子諸侯之別許愼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

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案公羊說所謂時臺卽觀臺也亦據周制言之文王時未必有三臺之别詩言靈臺而繼以靈沼靈囿鄭箋又以靈臺卽觀臺是文王時望氛祲及苑囿之樂統於靈臺乎備之又按經與基雙聲爾雅釋詁基始也釋言基經也經亦始也鬼谷子抵巇篇經起秋毫之末注經始也是經始同義之證經始猶言經起起亦始也賈子禮容篇亦云基者經也經始又如書言周公初基周語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韋注基訓爲始皆二字同義毛傳於訓詁靈臺之下始云經度之也是以度之釋下經之營之之經非釋上經始靈臺之經也箋及正義皆以

度始釋經始失其義矣

不日成之傳不日有成也箋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瑞辰按傳意蓋言不一日而已有成似神靈爲之文選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薛注不用一日卽成之義本毛傳至賈誼引此詩而釋之曰弗期而成趙岐孟子註曰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韋昭注國語云不課程以時日說均與鄭箋合蓋皆以不日爲不立期限而以成之爲有成功以見其成之速也然考宣十一年左傳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昭二十三年左傳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是古者工事之興皆上預立期日詩不日成之四字當連讀謂不限

期日以成之即下章經始勿亟也此詩傳箋異義正義
合爲一失之
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
里 瑞辰按說文囿苑有垣也一曰養禽獸曰囿養字从太平御覽引增古者囿蓋有二一是田獵之處一是宴游之所雖
同是養禽獸而地之大小不同田獵之囿即藪澤周官
職方氏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白虎通苑囿在東方引詩
東有圃草是也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公羊何休註天
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又
天官閽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
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孟子文王囿方七十里齊囿方四

十里所謂囿皆藪澤以供田獵也周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鄭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趙岐孟子註雩宮離宮之名宮有苑囿靈沼之飾禽獸之樂所謂囿皆養禽獸以供玩游也此詩靈囿與臺沼並言其爲玩游之囿無疑毛傳乃以百里四十里之囿當之失其義矣

麀鹿濯濯傳濯濯娛遊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濯大也韓詩濯美也孟子趙註獸肥飽則濯濯廣雅濯濯肥也葢本三家詩肥與美大義竝相近據說文嬥直好皃廣雅釋詁嬥好也釋訓嬥嬥好也濯濯當卽嬥嬥之叚借

白鳥翯翯傳翯翯肥澤也 瑞辰按說文翯鳥白肥澤皃皆義與皠近說文皠鳥之白也何晏景福殿賦皠皠白

鳥皠皠部翯翯也說文又曰㩁白牛也與皠聲義正同
又作皠皠廣雅釋器皠白也釋訓又曰皠皠白也皠皠
盍部皠皠之或體孟子引作鶴鶴趙注鳥肥飽則鶴鶴
而澤好賈誼新書引詩作皜皜並同聲叚借字當以毛
詩作翯翯爲正字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義本
說文

虡業維樅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
箋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
瑞辰按說文虡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柎
其下足考工記梓人以贏屬爲鐘虡戴震補注曰虡所
以負簨引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

乃奮翅而騰驤薛注當簨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是虡以負簨之證而毛云植者曰虡蓋虡以猛獸之形爲柎足夾於兩旁卽就其身爲植柱上設橫簨許自其在下者言之曰柎毛連其植柱言之曰植者也虡通作鉅司馬相如上林賦萬石之鉅卽虡也箋云刻畫以爲飾據毛子貢義曰鉅者白也說文業字注云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則鉅業當卽以白畫之之謂說文引詩巨業維樅皆同聲叚借字作巨者蓋三家詩竇應劉玉麐曰玉篇巨大也書傳賁大也賁與巨竝訓爲大賁鼓正對巨業而言巨業卽所謂大版謂之業也亦可以備一解至說文虡或作鐻廣韻引埤蒼鐻樂器以夾鐘削木爲之是

虞古用木秦始皇本紀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則虡之用金蓋自秦始故其字从金作鐻又按業爲大版周禮樂正司業謂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版也書版亦謂之業故管子宙合篇曰脩業不息版曲禮請業則起謂持版以問也後乃通以篇卷爲業耳

於論鼓鐘傳論思也箋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　瑞辰按說文侖思也侖字注又曰侖理也傳蓋以論爲侖之叚借思猶䚡也與理同義論亦从侖會意公食大夫禮雍人倫膚七注今文倫或作論是論倫古通用之證正義謂傳箋異義失之

於樂辟廱傳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瑞辰按戴

震毛鄭詩考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傳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於彼西雝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註孟子雪宮曰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此詩臺沼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今按戴說是也辟雝特象其池之形制而名之耳薛尚功鐘鼎款識載辛敦父敦銘亦曰王在辟宮又尨敦銘曰王在雝位皆古人分言辟與雝之說文王於豐造辟雝武王遷鎬因仿而

爲之有聲詩鎬京辟廱是也據尚書大傳載大唐之歌曰舟張辟廱爲班固辟廱詩聖皇莅止造舟爲梁所本則辟廱之制肇自唐虞固不自文王始也至以大學明堂辟廱三廱同處此自漢儒據漢制言之耳

鼉鼓逢逢傳逢逢和也釋文逢逢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

瑞辰按逢逢韸韸皆彭彭之叚借說文彭鼓聲也逢彭聲近故通用廣雅韸韸聲也呂覽季夏紀高注一切經音義卷八引詩並作韸韸淮南子時則訓高注引作鼉鼓洋洋洋洋蓋韸韸形近之譌說文又曰鼟鼓聲也鼟鼟與逢逢義亦相近逢與豐聲近同義古皆訓大逢逢當謂鼓聲之大

矇瞍奏公傳公事也瑞辰按史記屈原傳集解呂覽達鬱篇高注引詩竝作奏功楚詞懷沙篇王逸章句引詩作奏工公功工古同聲通用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此詩奏公亦謂奏厥成功此王者所謂功成作樂也穀梁宣十二年傳功事也是知傳訓公爲事者正謂公爲功耳

下武

序下武繼文也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瑞辰按此詩序言繼文與文王有聲序言繼伐相對成文繼伐爲繼武功則繼文爲繼文德詩中世德作求應侯順德皆尚文德之事箋以繼文爲繼文王失之詩言三后

在天王配于京是言武王上配三后不言獨繼文王正義謂太王王季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繼之尤妄

下武維周傳武繼也箋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 瑞辰按序言繼文為尚文德則詩言下武宜為後武功下對上言上之言尚則下武卽後武矣編詩者先下武後有聲亦先文德後武功之意

世德作求箋作為求終也 瑞辰按求當讀為逑逑匹也配也作求卽作配耳康誥我時其維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某氏傳釋作求曰為求等正讀求如逑其言作求與此詩文義相似彼言作配於殷先哲王此言作配於周三王也言王所以配于京者由其可與世德作

配耳

應侯順德傳應當侯維也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瑞辰按爾雅釋詁侯乃也郭注未詳竊謂此詩侯字正當訓乃應侯順德猶左氏傳應乃懿德也水經注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引詩應侯順德直以應侯爲應國之侯太平御覽引陳留風俗傳引詩作唐侯愼德竝失之順德淮南繆稱篇漢書敘傳顏注竝引作愼德箋引易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作愼德順愼古聲近互通然此詩自以作順爲正

昭哉嗣服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瑞辰

按廣雅釋詁服進行也釋名兩腳進曰行是行與進同義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嗣主人將爲後者是嗣卽後也是知嗣服卽後進也不必如箋云嗣行祖考之事

昭茲來許傳許進箋茲此來勤也 瑞辰 按茲哉古同聲通用昭茲猶言昭哉謝沈書引作昭哉來御是也續漢書祭祀志引作昭哉來御許御聲義同故通用猶文九年公羊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隱二年左氏傳注引許作禦也廣雅許御竝訓進又曰服進行也是知昭茲來許猶上章昭哉嗣服也詩五章皆首尾相承此特易字以協下韻哉與茲聲同來猶後也後猶嗣也來許猶云後進箋訓茲爲此來爲勤失之

繩其祖武傳繩戒箋戒愼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瑞辰按繩之言承也繩承聲近古通用抑詩子孫繩繩韓詩外傳引作承承是也繩其祖武卽謂承其祖武謝沈書引作愼其祖武承愼雙聲繩順亦雙聲愼當讀順順亦承也傳箋竝訓繩爲戒雖本古義而義似近迂

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也箋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瑞辰按不遐卽遐不之倒文凡詩言遐不者遐胡一聲之轉猶云胡不也傳箋竝訓遐爲遠失之

文王有聲

遹駿有聲箋遹述 瑞辰 按遹聿欥曰古通用說文欥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甯漢書幽通賦欥中和爲庶幾兮文選本作聿蓋作欥爲正字曰卽欥之省聿遹皆同聲叚借戴氏震曰凡詩中言遹言聿言曰皆欥之通借爲承明上文之詞說文曰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釋之也今按爾雅釋言坎律銓也坎當卽欥字形近之誤律卽聿也銓卽詮也則皆叚借字耳

築城伊淢傳淢成溝也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 瑞辰 按淢蓋洫之叚借說文云古文閾作𨵵又淢从或聲讀若溝洫之洫皆淢洫古通用之證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

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淢韓詩作洫薛君章句曰洫深池也文選西京賦經城洫薛綜註洫城池也池亦稱溝虞翻易註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毛傳葢本作城溝猶云城池傳寫者譌作成溝箋遂以方十里爲成申釋之耳說文洫字註云十里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閒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閒之洫也箋又云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成今本作城誤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蓋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正義言鄭君於城制凡兩解一爲天子城方九里據匠人營國方九里爲天子制也一爲天子

城方十二里據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五里也陳啟源曰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雒城方千六百二十步正合天子城方九里之數則當以匠人營國方九里爲得其實此箋謂文王城與成偶爲方十里亦誤

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 瑞辰按禮器引作匪革其猶棘革古同音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是其證也猶古讀若柚亚與孝讀若龥相協毛詩作欲者欲猶雙聲古通用方言東齊曰

裕或曰猷欲轉爲猶猶裕轉爲猷也書無敎逸欲有邦後漢陳蕃傳作逸游亦此類禮器猶卽欲字之叚借鄭註禮訓猶爲道失之

王公伊濯傳濯大也箋公事也　瑞辰按公功古同聲通用王公卽王功也爾雅釋詁濯大也方言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間曰濯韓詩濯美也美亦大也

維禹之績傳績業箋績功　瑞辰按績當爲蹟之叚借九州皆經禹治因稱禹跡襄四年左傳引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是也哀元年左傳復禹之績釋文績本一作迹此績迹通用之證此詩維禹之績及商頌設都于禹之績績皆當讀爲迹說文迹步處也或作蹟績

蹟同音故詩毎叚績爲迹迹爲蹤迹又訓爲繼釋詁績繼也昭元年左傳子曷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績亦蹟也蹟爲步武又爲繼猶武爲迹又爲繼也傳訓績爲業箋訓功失之

考卜維王箋考猶稽也 瑞辰按爾雅釋詁考成也考卜維王猶云成卜維王故下即言武王成之箋訓爲稽則以考爲攷之叚借說文攷敂也凡言考校考問字皆叚考爲攷也稽卟之同音叚借說文卟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

維龜正之箋龜則正之謂得吉兆 瑞辰按周官大卜凡國大貞卜鄭司農曰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

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疏貞問也者謂正意問龜大卜又云大遷大師則貞龜注云正龜於卜位也是古者問龜必以正故龜從其所問亦謂之正正猶貞也洛誥我二人共貞馬融註貞當也謂共以爲當也晉語請貞於陽卜韋注亦曰貞正也人從謂之貞龜從謂之貞其義一也

武王成之箋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當大於此瑞辰按周官小司徒鄭註成猶定也成之之謂定其龜兆之吉

豐水有芑傳芑草也瑞辰按芑草當爲芑菜之譌正義正作芑菜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藘苦荬青州謂之芑按

蒙卽今北方苦蕒菜然不水生惟說文莒菜之美者雲夢之莒呂氏春秋莒作芹高註芹生水涯芹莒雙聲故通用廣韻莒似蕨生水中驅喜切正讀如芑芑葢卽莒之叚借莒卽芹也爾雅芹楚葵郭注今水中芹菜芹又通堇周禮醢人有芹菹釋文芹音勤徐又音謹夏小正二月榮堇初學記引經祭鮪下有采芑卽榮堇之異文是知莒芹堇皆以音近通用至表記引此詩鄭注芑枸繼也則讀芑爲杞不如毛傳芑菜爲確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傳燕安翼敬也箋詒猶傳也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也 瑞辰 按表記引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注詒遺

也燕安也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說與箋異燕本韓詩其讀孫如字不若箋讀孫爲遜訓順爲允燕下方以燕翼子上不應專言孫也至訓以燕翼子爲安翼其子以翼爲助則比傳箋訓翼爲敬其義較爲允當朱彬曰燕翼讀如左氏傳余翼而長之翼翼覆也義與翼助相近